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金集
一之四



勸善書序

皇天敷佑下民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

孝高皇帝膺君師之任治平天下拯溺亨屯

我先人中山武寧王乘時際會協心輔佐

削除僭亂提兵安集未嘗妄殺見他將殺

人者每痛加戒止由是全活者多

太祖深美我先人不殺之功吾在孩提時

太祖見之指謂我先人曰。卿不殺人。最有陰
陽。是女必貴。其以為吾兒婦。宜善視之。吾
性素不敏。幼聞父師之教。獲通詩書之典。
夙入宮庭。上承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教訓
之篤。日侍左右。獨被眷愛。恭事今

皇上三十有三年。昕夕謹懼。尚念古之賢妃
哲后。作配帝王。克成內助。垂範悠久。惟我

高皇后同勤開創。茂建鴻基。盛德昭彰。卓冠
萬世。脩庶艱難。化家為天下。隆子孫無窮
之福。嘉言善行。永媿詩書圖史之美。起敬
起慕。服膺敢忘。

皇上至聖誠孝。道德隆盛。績

太祖積累之仁。藉

聖母誕毓之慶。本源深厚。厥有自矣。蒞祚以
來。夙夜勤勵。惟恐一民不得其所。一物不

被其澤。每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
皇上語吾曰。皇后少休。吾稽首曰。

主上勤勞。妾敢自暇。

皇上曰。朕惟欲生民皆壽不疵。皆樂不擾。皆
富不窮。協于一德。歸於至善。朕勞而天下
逸也。吾再拜曰。勤勞政治之奉。仁厚福慶
之源。故天地運而萬物生。聖人勞而百姓
足。

主上仁覆天下。勤勞如此。誠所願也。深懼無
以奉報。竊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
之所由基也。是故求福莫大於為善。省己
莫嚴於知戒。用是輔仁其或庶幾。間采三
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類編為書。舉言以
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實。凡二十卷。名曰勸
善書。取以省覽。以防念慮之萌。夫一念之
幾。甚微而休咎之徵。甚速。且備善家福。積

惡家禍善惡之報理有必然。如晝之所為者善則夜之所夢者亦善。晝之所為者惡則夜之所夢者亦惡。善惡實根於動作。福響應於形聲。譬之種嘉穀則獲稻粱。長稊稗則成蕪穢。視此以為警於善如嗜飲食於惡如畏蛇蠍。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終必成大惡。善積而福及無窮。惡積而殃流百世。致謹於幾動之微。加嚴於趣

舍之際。則必無過舉。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福祿自然而生。為聖為賢。證道證果。皆由於此矣。吾揣德涼薄。充位後宮。伏觀

皇上仁民愛物之心。至矣盛矣。故無所不用其極。謹錄為是書。序而傳之。以訓以戒。吾所自編。隨得隨錄。然古今事繁。記載非一家。恐采擇未精。不能無脫略。尚有望於增益者。固雖不敢。方古著述。其於勸善懲惡

之道忌粗備矣。觀者誠能於此而盡心焉，則亦必無補於脩省之萬一云。

永樂三年二月初九日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嘉言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修德後者，且以禍遺後者，止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忍如奴詐者，禍之始。真良而止先人餘殃，招慶而活先人餘烈，貴以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庶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嚴天祿，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延世承寵。感德必百世祀，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脩成淑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功於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毋貪不可棄，則福祿祚流於子孫。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嗣，子孫傳業，福祿無疆。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

有榮華後而福後。善慶多因積行而生。○留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怪用怨禍則家受其殃。積惡成災。罪不可解。○
福由其祖。禍殃延于子孫。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遠豈一世而已乎。○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法致安。積善延慶。○宗祀陰騭。垂裕後昆。○理善善積。庶代不移。○活人濟物。慶流子孫。○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昌盛。宗族榮顯。○五根賊禍。殃及累世。○惡惡相承。百世俱聞。○陰謀之門。子孫不昌。

積功累仁。祚流百世。苦其身。庶其心。成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神融業茂。靈慶悠長。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施恩布德。世代榮昌。○積善存仁。榮華後裔。○庶若不取。乃無盡藏。福祿傳家。舉世所尚。○懷妬抱冤。為子孫之患。○殺降者殃。及三世。○殺害物命。招冤積業。禍殃子孫。○損人利己。終無顯達。雲仍害衆成災。豈有久長富貴。○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不善者不容。不以罪加之也。司命奪算。殃及五世。○勿以曲為直。勿以直為曲。犯者奪算。身受其害。決及子

孫。○行短虧心。只是貧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感應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私觀之禮。一無所受。吳人以輕舟追遺辭。弗四不受。既而曰。吾終拒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送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兼樞密丞。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索中唯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勝子曰。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薨年六十。

九真宗臨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詔彬配享太祖廟庭子
璟用璋玠玘均琮璟天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
武惠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封尚泰王女與平郡王至昭宣使璋累官安
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子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詔配享
仁宗廟庭玠左藏庫副使玘尚書左部員外郎東上閣門使璋西閣門
副使累官安撫都指揮使子琮皇城使嘉州防禦使玠子詩尚魯國大長
公主玠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彬子共景贈魏王彬子玠共王
宋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年二十無子嘗夜夢亡祖父輩謂之曰
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火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產盡
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為券與女傭亦永賣此女與本宅
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公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年以二百
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適玠以前罪公不問由是父子圖公
像晨興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以
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公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徧懇

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可贖矣
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前
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
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
金帛俾之販鬻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
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
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
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
故其子見聞益博其後公復夢祖父告之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嘗
告汝數年以來汝名掛天宮以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後世曰洞天真人位言訖復祝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
之報或發於凡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
功是後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
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標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

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併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年八十有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其後八孫亦皆貴顯。

唐崔國書字務敬三宗多所諫正檢校禮部尚書卒謚曰德郎不戚其所有輟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庫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治跡以寬經月不嘗一人五子瑤璣瓊珮皆達官弟郛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四世繼嗣同舉兄弟六人至三品郛郛凡為禮部五吏部再自唐以來未有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郛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忠堂後京地人即其里為德星社郛為太常寺卿將軍忠恭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月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郛忠在氏積德之報然則人世可不勉立功德哉

宋浮梁書安鄉翁氏崇禮家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贖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山其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住坐此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不唯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

光也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佞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榜至乙卯三舉間曰熙載曰及白乃白時鳳曰時豹皆崇禮本位諸孫讀書業本日以益衆

宋蘇軾外祖程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囚坐廡下涕泣表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得免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世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將擔而從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任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復矣

宋主晉公祜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祜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祜徑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故符彥卿無異意乎祜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致無辜致其國不長而陛下以為成帝然正當此際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祜赴時親賓送於都門水謂祜曰意公作王溥官城美祜笑曰祜不做兒字二郎必做二郎者謂公也祜亦知其意子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溥曰宋兩浙口稅賦三十錢氏國祜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口稅方贊與命命出一斗使還書稅額方贊以謂祜曰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舊額之法上在具說案下口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變論列遂為永式方贊嘗除在司諫終於京

東轉運使有五子鼻準輩輩空準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孫蕃盛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驅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有司誣陷良善深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蕃庶祿仕不絕

宋朱承逸居雲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論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

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
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
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
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
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吳興名族

宋潤州金壇縣陳氏元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既
席一領紙四貼歲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
相繼

宋主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姓者守建州城其部將有罪當斬章惜其材
未有以復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
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
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
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
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

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後連氏為建安大族其子孫官至鄉
相者相踵

宋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布衣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
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
之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後來餘慶方當顯大我等以此不敢入
也遂不見

宋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於室將逃避忽
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命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
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而
棄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
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人
其子開閣閱同登乙科開閣繼之如神所言

宋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
為之先及廷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謂主者

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在隋時為將。其居相位。脅權弄法。縱恣驕奢。逞其陰險。傾陷忠良。進用奸邪。附會之人。隋室傾危。實其所致。故殃禍流於子孫。闔門殂戮。誅及宗親。又使其死死生。生磨劫受報。至是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今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間而大沮。後果無成而卒。

宋南劔州人陳濬。以蔭得官于蜀。憚道遠不赴任。居于鄉里。專務陵轍平民。滌汚良家女子。有與之校。必詛於邪神而殺之。人莫敢輒犯。暮年病篤。先自見所詛而死者。然後死。其明年。弟之女年十二。游於園中。昏仆若寐。見二鬼導之至一城。宮殿侍衛尊嚴。若王者居。鬼曰。此秦廣王也。王召女升殿。語之曰。汝能為我通傳信息於世間否。女曰。生世不曾離閨庭。如何解傳王意。王使二鬼引到一獄。曰。是第十八重阿鼻獄也。見亡伯在廡下。荷鐵枷。曳鉄索。望女慟哭曰。汝可救我。女還殿下。請於王曰。何以救伯父之罪。王曰。惟看轉八師經。可以救之。然汝伯父造惡深重。餘殃又及其諸

子。汝可往觀之。女出。別見一廟。樹木蒼蔚。伯之二子亦拘於樹下。長子吞鐵丸數十。次子斬首流血。女寤。具道其事。本末甚詳。明日。父母復問。一切不復記矣。是時伯二子固無恙。後三日。長子自遠方來。正苦咽喉痛。家人用女說求所謂八師經。不能得。走僕往建州訪得之。未至而次子暴病即死。臨終嘆曰。經至無及矣。次日。經乃至。其兄立召僧為誦千遍。夜夢弟謝曰。賴兄之賜。已獲生矣。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薰竟滅其族。

宋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闕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儂。作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洒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夢見一人在庭上告之曰。張俊強取我宅。我今問爾取報。既寤。果失音而死。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攻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餘殃。所及故女受報。遂合家齋戒。練行不絕。

梁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唐徐玄之。漣水人也。武后時。為刑官。專事煅鍊。慘酷尤甚。其子蕭。後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癡殘。小者項有肉。人見所共驚畏。蕭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切之異。悒悒不樂。若有喪失。因遊東海山。觀中興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

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蕭泣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說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末俊。臣周利貞。李義甫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夫。以強復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按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柰何。道士曰。按先世之罪。當脩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脩黃籙齋。勿悞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蕭還家。大脩黃籙道場。三晝夜。至于第二日。夜向中。忽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眾。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蕭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

之勅讀之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脩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翦曰吾不知罪福但恣胸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領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脩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令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翦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脩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翦終身高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嘉言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惠迪吉。

後逆凶。惟影響。○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仁則榮。不仁則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其功順天者。夫助之。其功逆天者。夫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禍不安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殃。○瑞應依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樂
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祥
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
禍不至。○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
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
積禍無不逮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其興也必
由於積善。其亡也必由於積惡。○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行邪
僻則身死。天行端直則無禍害。○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名門右族莫不
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
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知天理者
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
亡。○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政教積德必致安
泰之福。舉措數夫必致危亡之禍。○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

不失。○誠者萬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謙遜靜
慤。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異。○仁慈者壽。
凶暴者亡。○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
已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公生明。偏
生暗。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善以自光。惡以自損。故
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自遠辱。○見善如渴。聞惡如醜。○終身
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為惡。惡自有餘。○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
仁。○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
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

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一切惡莫作。當奉行諸善。○為善生天。為惡入淵。○為善福隨。為惡禍追。○作善得福。為惡受殃。○罪則冥伺。福則神祐。○眾善共會。萬惡爭消。○大善積而灾消。眾惡盈而福滅。○善不失善報。為惡自招殃。○極善動天地。極惡亦能動天地。○善享天人之快樂。惡投鬼畜以非堪。○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種。無以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小惡所積。足以滅身。○行惡得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脩善遇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若近於善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發善心者於福有基。行善事者於福有報。○於苦脩福。其事者於福有報。發惡心者於罪有基。行惡事者於罪有報。○於苦脩福。其

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受膏澤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福在積善。禍在積惡。○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聖人之道。以善為用。○凡脩萬善。皆助菩提。○善人行善。獲福益壽。○善若不脩。則人道絕。○萬德種善。菩提資糧。○身口意淨。不念人惡。離諸業障。得清淨業。○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若人心氣調。一切皆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常行慈心。所適者安。○宿造諸善緣。百劫而不朽。○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觀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崇善建福。樹果脩因。○纖微之善。咸須殷勤。勸請增進。令生慧行。○生上天者。離惡積善。○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脩少善。行受無量福。○為善最樂。道理最大。○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中心念惡。罪苦自追。○愚人樂惡。至死不休。自受大殃。○長惡不悛。輪轉五道。○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應無窮。○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眾惡。墮在地獄。○為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惡業縱橫。作善言不喜聞。一

入無間獄。萬苦競纏身。○邪見習癡業。阿鼻受焚毒。○常多惱亂。諸衆生。彼等當生熱惱處。○若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惡貫若滿。天必戮之。○深耕淺種。尚有天灾。利已損。人豈無果報。

○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為善者善氣生。為惡者惡氣生。○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後吾道者。是名善業。離吾道者。是名惡業。○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子細思量。天地不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一日不念善。諸惡自皆起。○積善善種。積惡惡至。如影逐形。似響隨聲。○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天網恢恢。報應甚速。○抑人

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脩善福應。為惡禍來。○人身行惡。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神亦慶其仙名。○積善有慶集。積惡有殃害。○脩善得善。其鬼亦善。作惡得惡。其鬼亦惡。○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而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能惡而受惡報。何如能善而生天堂。殘忍而受殘報。何如慈悲而受福祿乎。○生世積善。名入左契。白日昇仙。生世為惡。名入死籍。未有出期。○休休之福。積德所生。凶凶禍害。積惡所成。○天高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有吉報。○心平則無怨惡。○非灾橫禍。不入慎家之門。○道高龍虎服。德重鬼神欽。○常行大慈心。以成無上道。○功滿德就。皆得飛仙。○萬善來備。玉符下迎。○勸助人民。履行衆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以能導人為善。而能必證仙階。○細行不謹。終累正真罪。大惡積方滅其身。○悖理傷道。恣情縱欲。天鑒昭然。無所逃罪。○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天人耳目。咫

尺非遠。○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冥誅。烈於刀鋸。依過定罪。莫敢不

感應

宋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觀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綱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床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紙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已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柝中至此。為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行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俟。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堯地皆琉璃。私喜。知決

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亦雄麗。使者曰。此真君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真君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君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張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名。嗣惶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真君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納慶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歎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君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者。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願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呻吟踣泣者。使者曰。司命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華冠者出。向嗣合水。曰。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君有分。又

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華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柅符。親用利刃所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真心祝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候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脩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生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制子。遲明。皆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柅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

宋台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群童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里人聯界。里人婦每竊採之。

彭佯若不知。彭妻夾籬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彭令母答。一夕里人拊其籬。侵過其界丈餘。夾之。彭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還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夕寄傘忘收。次早失之。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大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脩路。但力到可以為善者。無不力行。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膏湯。解毒丸等。施病者。時邑有吏張先。與彭母黨。姻張為吏。亦以循良為宰。所敬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圃界者。以強橫於里。為人所訟。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竟請於宰。免其罪。人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餘里。宿店將寢。彭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道士行。燭炬前導。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衙宇。守衛森羅。有欄牒者出迎。延坐。問彭來故。彭對祈嗣。欄牒者呼一吏告曰：可去取覆某判官。彭承事在此。相見。欄牒者引彭行。循廊至一廳事。一官人紫袍下階。延上廳。講主賓禮。

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施文書列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足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平生為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貴尚不願。况後世乎？但某駸駸晚景，尚未有後，不孝有罪。奈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駭之。傍一吏曰：今生為善，亦有誤處。判官目吏使退。彭懇問故。判官曰：公生前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者。彭曰：生前事其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目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彭不樂。判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凡為應干大小善事，應應備具。後擬云：壽五十有二。再生某處，某家任宦，歷其處，某處末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平生不願官爵。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子奉祖禰香火，更欲少延壽筭，更祈此後無大禍患是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定奪。判官引彭行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俟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問所祈應否。婦人曰：當有三子。但某不合累悖翁姑，及犯其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

判官下殿，語彭曰：皆死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為削去黑籍矣。彭喜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兒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覺。汗流如雨。妻烹茶尚未沸。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恠之。明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田致訟。劉悟讓與族人。不爭。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在五甲。終於在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母子携手。板拿舟拖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己未。彭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虜。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者為商。死於途。次子登科。未到殿死。惟存幼子焉。

宋蔣負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踰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隆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逮炎金人至郡。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各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餉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憇。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

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衆。証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拊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

宋蔣負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踰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蔣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建炎金人至郡。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若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餉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夜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憇。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

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與從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衆。証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拊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覆無餘。侯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

郎召至。徐詰其所以。致此者。其子慚懼踴。三郎曰。我欲惠汝。懼汝不從。復以所得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知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此賜。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宋李參政。至性脩潔。夷淡。年幾強仕。尚為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耶。僕耶。荅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飲之以酒。或綴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款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嘗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羈蹇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云。太平興國二年。季至第二人及第。既而

果然後應。清溪入水。大政擁旋。鎮而終。

宋邵昱。徐州人。為任信。瑞昔。夢人告曰。汝將有大災厄。若行善可免。紹興十九年。同妻隨婦翁居衢。郡守張巨山。以端午日集競渡。郡人多往浮石門外橋上觀。邵亦往。觀者益眾。橋弱不能勝。鐵綆忽斷。橋上人皆溺。邵身未全沒。視同溺人皆已。蟹首魚身。或頭成魚。蟹而人身者。見二神人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如鬼神狀。呼云。三百人逐一。點過。既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之岸。邵即歸。不敢以語人。明年如四明。經從象亭。晚登津上。有偉人黃褐衣。貌甚倨。揖之不荅。厲聲曰。汝邵氏子耶。曰。平生未嘗識面。何以知我名氏。曰。頗憶去年端午事乎。若何以得免。邵驚謝曰。賴神明庇。黃衣人曰。不然。以爾有一善。脫此大厄。言畢而去。

漢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弟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數世不絕。此亦醫家能善用其心。而克昌厥後者也。

宋王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

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初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為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亢陽祈雨未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之困飢寒必賙給之嘗謂君子不虐幼賤其園圃中養二班鸞婢夜見鴉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自是其家愈盛

宋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都吏赴省紹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挈衣笥語曰煩報我妻兒我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送柩如盤門外送者王媪仆地不省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必已知之自今已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止注得六十年壽言訖王媪即蘇椿年子擘徑往尋訪果得之蔣氏云旬日前育

子壽先夢一皂衣人來言是平江府人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擘求入房視之垂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漢管寧立身脩道方正不回死遼東及歸柩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見火接之得島嶼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

昔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王華言讚實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世尊為何所在唯願慈愍

及比丘僧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詣摩竭提國摩竭提華言善勝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

來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

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唯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飛翔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

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日清旦世尊引進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殺饌逆道

奉迎時頻婆娑羅王聞是語已勅設殺饌執持幢幡香華妓樂將諸群臣
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華言三天

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華言非天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
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經

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
者言可回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

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眾蹈殺眾生於道御者轉
車南向阿脩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逃走眾大恐怖壞

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
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唐婆羅痾斯國華言華城內有烈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菩薩行時
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獐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脩菩

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厯
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子情厚意深忘其

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
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獐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

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
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猿狐競馳銜草曳木既

已蘊崇猛焰將盛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克此一餐辭
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獐曰一

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
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為業後遇建德六年
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有一人形長丈

餘美顏鬚頰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駿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
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

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
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

八寸

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

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宋圓應法師德賢。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我生前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首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眾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眾大驚而退。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狩。忽一夕暴亡。乃托夢於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住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形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之。

唐廬陵太守龐金。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之。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持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趣。冀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而生草。其地清潔。導師願謂賈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遙從天上。瞻此導師及五百人。因乏水掾。如伸臂頃。來到其所。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覲。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來下。以給美水。各得安穩。

昔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

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脩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賈。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如是脩行得為月王。福樂無極。

宋馮穢。遂寧人。踰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巨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穢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旃檀阿彌陀像九品。化身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唐邊洞玄。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洒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脩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

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冠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杆。衆女冠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冠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歎。疾緣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尚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偃僂。聲纒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服之便飛。

昇冲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脩行，能好道復能脩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又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乙南宮真人耳。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巡暴風雷雨，迺相顧視，驚怖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即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富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餉，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

三九，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九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服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冠奔走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中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願時之際，樓猶扁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翳鬱，紫雲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旛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時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雲，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

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駟騎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成，請入道，進其封邑，又實封。由是復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文，以紀其神仙之盛事焉。

宋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願。古心以胡床坐於船頭，索紙筆書一詩，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齷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緣投江，旋即風恬浪靜，徑至洪都。

宋韓玉汝，奉使在代州，引接王宗正者，病傷寒死而復甦，忽云在陰司作善部判官。到一官府，大厦如世間殿宇，見寇萊公、程文簡公對坐，亦見鄭毅夫內翰過廳。云：掌世間善事。韓問何等為善，宗正云：不欺方寸，好生濟物為上善。

宋陳縣丞者，達寧府浦城人也。稟性方正，篤志履道。以古人自期，登進士第，授臨江丞。居官廉直，聲譽藉甚。乾道四年秋，秩滿還家，忽得疾而卒。即

武軍有廣祐王廟，距郡二十里。先祀唐歐陽使君之神，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事洒掃頗謹。一夕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帥者。道人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又問王何人，曰：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道人覺而記其語，乃具裝徑往其處訪之，果得陳丞家。比道人至，死已五日矣。驗其得夢之夕，乃陳丞死之日也。

晉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舉孝廉，累遷尚書丞，穆帝永和九年，棄官渡江南。居府城之西北，循淨自處，施惠貧困，瘞掩暴骸，立像設教，治人諸疾。知許旌陽有昇騰之道，以長女妻之。雖處室父之尊，而執弟子之禮，迺得傳付道要，後舉家二十六口，白日上昇。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

復

唐李林甫為人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為宰相善養君欲每疾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徒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為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斥逐至楊廣矜張瑄等並相繼誅死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素忌惡者林連敘之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怨望頗有鬼灾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林甫得焉自云嘗厠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退不隸籍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妓妾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禁而不能

轉其喉吃而不能翻其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林甫舊弟在平康坊南街癡蠻院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土木華麗刮刷精巧當時莫傳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偃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即其家碎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猪鬣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廐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卒其壻告林甫厭咒語奪官爵斲棺剔取舍珠金焚諸子悉徙嶺南籍其家後元和六年六月惠州有一倡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三震之此女子乃偃月公後身也至宋淳熙初漢陽軍漢川縣與復州隔界地名土陂有莊農家女子約年十六七送飯往耕處將近田畔風雨陡作女子震死身

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為臣不忠。三世為倡。今世滅形。後復七世為牛。林甫輔國之惡。天地實臨之。故其得譴如此。

宋宜黃縣疎山寺僧奉閣黎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鷄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窓入。捧之而去。就眠死矣。

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未及。為難。每自憤懣。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為詢之。他日為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第扣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綠牒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據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侵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二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邸中。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於鄰家之女。屢與之私。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昔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申。則蓄之乙。則或否。至于丙丁。則不舉矣。蓋申曲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癡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癩。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于七曲大神。請救之。為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神使工曹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又遣工曹憑其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罕餘命。迫于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初請改行。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

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宋宋昇政和初為京西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醜賞可立得。凡宮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雘。趣辦需牛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貺獨以為不可。引疾罷去。後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昇。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後遷。晚年發疽於臀。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庶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昇也。孫應舉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此則以惡為能。殘害死人者也。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大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

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開州吏余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生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涕笑而去。至期詢訪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宋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渡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鈴轄趙士世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廬。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葺鈴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慶元。解中久之。後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發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

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着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執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為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酌之以酒，他日婢復作，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為南嶽判官，威權况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為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君既不孝，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踣踣音踣行壁。至元乙亥，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椎脛之報。

宋長州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病死，初無他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八字，曰尤二十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為縣獄卒，隱惡甚多。尤氏子欲贖，以貳萬錢。其家不許。

宋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為人陰險，後被譴責罷役，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內風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多隱慝，為胥時造惡尤甚。其壻陶生實為之羽翼，朱初卒，陶生在城中聞之，即奔走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哀祈，輒有變異。久而未息。宋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宋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甚多恣橫。鄰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

猶怒罵曰。彼為監司亦奈何。一日識之按部至虹。適義夫撻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令義夫謝之。且誨使改過。義夫略無悔心。未幾又有訴其不法事於他部使。他部使鞠勘得實。竟坐謀殺處死。籍其家。子孫皆徙邊。未敗先一月。義夫夢老人告曰。爾惡貫盈滿。報應至矣。及是果然。

宋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人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魚。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即化為驢。

宋李曇父子俱學妖術。劇為民害。一日夢數卒驅押其家人。桎梏赴貶所。曇覺甚懼。未幾事敗。執送御史臺獄。具父子俱配嶺表。妖術亦竟不行。宋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捕博無能勝者。乃至破高鑰。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

宋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宋廬山下廬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為燭。積日既久。皆為雷霆所擊。

昔文奇以燒煉遊于西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煨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惶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鷲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鷲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於燒藥之所。以謝居民。

宋朱勛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真。拜章。伏待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伏劔叱云。朱勛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勛。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勛敗。

宋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糠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

是樓運僵寒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與年三
許求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其
內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李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
季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熙州狄道縣巫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
中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季即
判云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
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孤魂仍使一家喪滅子孫淪墮判訖
即令回申天府及獄司準勅依奏季遂復還

偽蜀韋承臯曾為將校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
寺構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構方能就人
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臯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敬之司馬者以
殖貨為業承臯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家士授以作
金術迹來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脩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請吾子罷商賈

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嘉陵津
救沉藥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投術韋慶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
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唐薛延陀多彌可汗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
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
棄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薛營軍山
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

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數皆吳男子
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
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於
路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於世

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遷官

是樓遲。僵寒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興年三歲。許亦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某。內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季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季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熙州狄道縣巫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口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季即判云。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孤魂。仍使一家喪滅。子孫淪墮。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獄司準勅。依奏。季遂復還。

偽蜀韋承臯。曾為將校。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構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構。方能就。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臯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敵之司馬者。以殖貨為業。承臯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塚士。授以作金術。迺來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脩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請吾子罷商賈

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送至嘉。願澤。其牧沉藥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投術。韋塚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唐薛延陀多彌可汗。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年。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宗命將擊之。其眾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數。皆美男子。其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其路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於世。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歷官至

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知制誥時與趙普不協。及
每各對多政。普之短。普罷相。出鎮河陽。當時士大夫為盧所中傷者。多
太宗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復召普為相。多遜不自安。然令
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
罪。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雜治之。獄具。詔免死。流崖州。三代封贈妻子官。其
削奪追毀。一家親屬皆從流配。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雍熙二年。多
遜所其累世墳墓在河南。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人咸謂盧多遜為惡之
報。多遜在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
應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
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
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怯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
身多遊默然。趣駕去。

宋曾主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
也。其子云。周公所作。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主為縣令。凡男女
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主夫婦忽病。見二使攝至陰府。府君命
斷曰。婦強夫弱。內強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
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脊。未幾即死。
天報如此。何可不畏。

宋袁州錄事參軍王其。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
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宰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至。僧
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
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
有人也。明日方飲。暴卒。

宋王安石為相。行青苗錢法。督取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
來為薪。以易錢貨。不能償者。後神宗感悟。乃貶安石於金陵府。其子
為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安石哀悼。不能為。遂
見雲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多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
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雲求救於佛。後安石自

人上堂拜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來吏曰
恩以待制故來安石愴然問雋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要見可於其夕
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
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擁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吏病是
庭下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雋也雋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
而滅安石幾失聲而笑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安石薨

宋賈成之寶文閣學士謙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
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
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群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言捕
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
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為已害與所善鄧教授謀
遣軍校黃賜采毒草於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
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為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
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笑賈開目曰勿笑我浴人

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
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
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泚然如斗水沃體明白出視事
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着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
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
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
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
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
俱行煩鄉人為我治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烏有是事君豈以
心勞致恍惚耶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床上小史喚之
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船上灘水見賈來壓其
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
昏昏如狂醉

宋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方讀書溪

於是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輪簾下。慎
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滅王鉞。即當到矣。須臾鎖鉞至。兼其子弟數
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稽考掄所
作業。未當死。即放還。掄既蘇。月餘。王鉞被禍。

昔利州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畫
樓臺人物。執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謂之天自在。州之南市
一夕火起。煙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殺之。
遂以手掬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洒。遂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
滅其火。掌廟者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
言有徵。

昔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烘爛。烏栖鹿宿。人迹永絕。沾汚親族。
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
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婦
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報。」

昔常川宜興縣有鰥夫吳堪。為縣吏。恭順家。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為清冽。
衆人賴之。堪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收之。後每歸。
見飲食已備。堪謝鄰母為之執爨。鄰母曰：「子每出。便見一女子具饌。訖却
入房。堪意疑白螺。明日向隙窺之。乃見女理爨。堪入。其女曰：「吾乃泉神。天
知君敬護泉源。以余奉君。無致疑。縣宰聞堪妻美。欲圖之。詐曰：「吾要蝦蟆
毛及鬼臂。晚衙不納。罪無捨。堪度人間無此物。憂形於色。妻聞而笑曰：「妾
有。以項具呈。以納。令。令。又曰：「我要禍斗。堪又告妻。妻乃牽一獸至。狀如犬。
曰：「此禍斗也。能食火。君速獻之。宰見怒曰：「吾索禍斗。此犬也。堪曰：「能食火。
宰以炭火食訖。糞於地。皆火。宰曰：「用此奚為。方欲害堪。其糞火暴起。煙焰
亘城門。宰一家為煨燼。乃失堪與妻。

宋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嘗就翊聖真君宮致禮。既去。真君
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
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啟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
福耶。真君降言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果卒。」

昔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遂得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破家者祖考皆誅於水西大王。王使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惶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水西大王云。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人藥。墮他兒胎。故獲斯罪。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牛行遲亦以針刺。故獲斯罪。

昔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眾生緣力。變作背僂。腰髓切。不隨脚。跛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人慘刻。行道安穩。施射弋。

穿陷墜眾生。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為諸獄卒。執繫其身。枷拮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網捕衆生。籠繫六畜。或為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誹無所。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或顛或癡。或狂或騷。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猶如醉人。不別尊卑。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裴將牛耕地。裴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裴已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時同村人張成亦未死。見成在王前。有一人誣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曰。成。犂地。不覺犁破其塚。亦故然也。王曰。成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成腰七下。有頃。王謂裴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遂北出踰墻。

又登牆望見其舍聞笑聲乃跳下墻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怏怏不知道路請入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慶喚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適四體束縛如裝鵝鴨法懸下路側相見悲踊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不思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攀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墮此苦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頃更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顧還不覺有人

排之若尸遂復蘇活

昔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劉碓斬身從頭至足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昔願足阿羅漢恒誦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飛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聾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爪摑舉聲蹄尖馳走東西是時願足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轉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閻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誠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又登牆望見其舍。聞笑聲。乃跳下牆。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答曰。向來。况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慶。喚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適。四體束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踊。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以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繫。格不得至頰。又聞左方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須臾苦。叫呼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骨。意甚憎惡。不復顧還。不覺有人

排之。若尸。遂復蘇活。

昔信相菩薩為諸衆生而作談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斲斬身。從頭至足。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昔願足阿羅漢。恒誦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爪。擱舉聲。踰尖。馳走東西。是時願足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轉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閻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誠勸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舉聲踴笑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數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含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喚廓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閭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帶執刀者命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之糲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今不幸閭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貧少孤兄弟零落公私交迫乞蒙恩放還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貧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蕪然並在幽亂僕一旦供任養親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抹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楮並囹圄也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毋羊

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痕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復使人將廓去經涉巷陌間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得釋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

昔信相菩薩重白佛言世尊復有衆生其形極醜身黑如漆兩耳復青雙頰俱阜蛇吻孝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短壅腫大腹小腰手脚繚戾儂脊凸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罹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不識菩薩不識聖賢從苦入苦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償其

信鄉黨不以義從。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殺害忠良。輕陵尊長。偷劫盜竊。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善。輕慢師長。欺誑下賤。一切犯之。故獲斯罪。

唐隴西李捐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人捕捐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伎。悉被疑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踰泣。願與妻別。妻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捐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酒。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捐雲素無檢。遂縱酒肉。放誕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伎。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唐京兆人劉子貢。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台二人出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之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觀諸獄。但空墻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

驚駭耳目。子貢娶蘇元宗女。忽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必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暉。暉曰。君為傳語吾兒。吾坐前生罪。大被拘留。為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為鬼。其言甚悉。是時後唐莊宗初生。同光者。其在位之年。彌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嘉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天道福善禍淫。○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美惡周必復。○禍福之應各以事降。○富貴在天得之有命。○貧富貴賤功業所招。○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物類之起必有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災禍乃作。○天旂光德而隕明忒。○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善惡之行禍福所歸。○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善惡施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裕其後。

欲知前世事。今生受者是要知未來因。今生作者是要知未來果。招紆曲。○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淨業純熟。自觀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至誠有感。冀消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其境。則大劣福資識其相。乃微。○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曰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經百千劫業不消滅。○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果報相對。有若影響。有若權衡。不差毫釐。○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迂延之業。○善惡路分。禍福可觀。○隨行種殃。福自獲善。惡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善惡報應。如指諸掌。○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善惡二輪。未嘗暫歇。果報連環。初無休息。○不昧善惡。兼修十戒者。報之所以生天也。○善惡相翻。罪福皎然。所以惡名俯墜。善譽清昇。○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道汝思見世因緣。則知夙世因緣。汝修見世因緣。則知來世因緣。○禍與

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易稱善惡必以積言。勿以其事責諸目前。○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若人雖然造罪。亦復修福。計功補過。福乃有餘。○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算功過。善惡當分。○善惡異迹。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地非人。正由心也。○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響相應。○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心術邪正。禍福隨之。○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但存心衷正。不必問前程。但能依本分。前程不用問。

感應

宋建炎初。丘宣教為蘭溪令。因上元會同僚宅眷。縣丞徐宣教妻赴會歸。責其夫曰。爾官序與知縣一般。請受不相上下。今知縣宅眷所著皆羅綺首飾。皆珠翠。我欲一隻釵子。不能得。你殊不會營置。使家稍豐足。丞曰。汝

欲安樂無事。骨肉相保。且鹿衣淡飯度日。若做到守俸。即自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廉謹。便要奢華取樂。用度不足。不免盜於官錢。取於民事。一場敗露。官失身。徒。骨肉豈能相保。妻曰。何至是。丞曰。縣官極難做。斷民詞。訴得理者則喜。失理者則怒。公吏之輩。得意者則悅。失意者則怨。怨怒之人。常窺伺我所為。一有不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而致。可不念哉。未幾。丘宰為邑人。訟于清臺。送嚴州取勘。追官勒停。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與數郡。陰二子。以壽終于家。奢儉之報。昭然而明矣。

宋南豐朱軾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三千。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側。問其故。乃曰。春月。賦了青苗錢。限滿而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以束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蹭蹬省闈。默祝於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非虧德而何。澈曰。弟不

省。以致刑辟。其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澈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豈知冥籍已注為陰德。遂語其實。澈始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曰克。曰某。皆顯宦。軾至八十四。無疾而卒。

唐漢州孔目官陳昭。元和二年五月。忽然暴亡。見兩黃衣。云。王追汝。隨行約二十里。見一城。引入見王。曰。元年。從州刺史竇遜。遵承使帖。殺牛事。今劉闢拒諱。須與竇遜對。須更有典吏綠衣。云。姓趙。引昭去。又行十里。許有一院宇。趙隔牆喚云。竇使君。陳昭已到。遜呼云。劉闢反時。有帖令殺牛四十七頭。造乾脯。梓州供軍。此帖何在。昭云。當時有一文字。用麻面紙寫。見在當州孔目院。趙典處。遂發使者同昭往取。行到州衙門。已鎖閉。使者語昭云。但隨我來。所至門皆自開。入一小房內。竹架上。檢得。將出。復回舊所。示竇遜。及劉闢。見是親書。方且承伏。竇再三致謝。趙語昭曰。此事已對定了。然殺牛之時。公自取一頭。昭未服。問趙云。此處與陽間不同。分毫不差。豈可諱聲。須更便見。追到送牛頭人。并籠同至。昭始具伏。趙曰。據條。決一

百齋割五十。又云。公在生世有何功德。昭云。惟持金剛經一卷。言訖。見一小綉袱。裹一卷經。從外飛入。趙云。此是公所持經。特來相救。昭瞻禮恭敬。不勝喜懽。趙云。既有此善。是可免罪。乃引至生祿簿。主者處路經一院。但聞楚毒之聲。趙云。劉闢一家在此受報。既到祿簿。所主者為檢。良久云。成都府華陽縣百姓。本名釗。金邊作刀。貞元十五年。改作昭。從日邊召。今年五十二。更有十二年壽。趙曰。此人持經。甚有功德。當與添年生祿。主者再為檢簿云。既有此福。可至八十四。昭拜謝而退。與趙泣別。云。感君恩德。何以力報。趙執手云。君歸人間。須修善業。持經之際。與少莊嚴。或因本命燒錢。須分明標列。送上。併及生祿主者言訖。上高便仆而寤。時已四日。自後休職。持經終老。

宋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更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

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秤。吏舉簿。寘東。梓。梓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吏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此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至西梓。梓亦壓地。而東梓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後來若何。少年曰。向所進玉盤中文書。君活人之陰德也。君本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宋梁從義在襄州。有小將孫咸。暴卒。越宿復甦。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一吏引與一僧對事。僧名懷秀。死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律。及入冥。無片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

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一沙門至。曰：地藏者。語云：弟子若招承。已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於與僧對勘時。見一戎主衛者。數百自外來。冥主降階。接引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覈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一火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騰空而去。孫咸問地藏。適來戎主風吹何處去。地藏佛云：彼外國主。當入無間地獄。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觀地獄。及門煙燄。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命一吏送歸。戒不許漏泄冥事。及甦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還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即成瘡。終身不瘥。

宋陳明遠。名公。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遠浮圖。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老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彩。映日。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

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及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門外。如竦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擊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祈之。僧頷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緋趨出迎之。其侍衛之感。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恭。僧微語。二人愈喜。旁睨明遠。若談夙罪者。僧呼明遠前。使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鈇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當錄冤簿。三年纔二年。亦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胝。呪祈以免我。又有

故服箴其處幸焚之遺我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寃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
綯為苦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
及神君聖靈猶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
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群吏見僧
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鎖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常嘔嚔出血卒守之若使
自讞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體幾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為閩吏
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白明遠僧笑少以
杖指之鎖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嘔嚔出血也未已又見坐沙門五六人
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耳僧
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

唐皇甫恂字若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
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
嘆而行忽有皂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闌甚崇似上
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

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翼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
前驅恂匿身墻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
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
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
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
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
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願左右曰喚古瓦割家
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伏受命恂窺之見
一闔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曰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
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
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
羽衛森然傍有一僧趺寶座二僮子侍側恂亦禮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
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
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北

一二里遙望黑氣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燄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被剥皮吮血斫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盛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床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辯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其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青衣抱案來勅於廡下設示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至太府卿貶錦州勅吏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命一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字一姓王一姓焦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孔誡罵恂曰我持爾父矣何為割我一脚恂實不省問之羊曰君某年月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

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夫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其王焦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為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同得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即君自尋此徑更一二里有一賣椽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椽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逐罵云盜飲我椽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覈視之綿綿有氣夕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欵欵然空中朗言曰王其焦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辯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為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項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為肆中造石幢幢功始畢其日市中豕生一子五白色自詣幢環繞數日疲困而卒恂後果為太府卿貶錦州刺史而卒

唐夫寶中捷為參軍費子玉官舍夜卧忽見二吏至牀前呼費參軍子玉驚起問為誰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召吏云閻羅王子王大懼呼人韃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筭未盡宜遣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曰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捷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為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拜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為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為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復再生遂斷葷肉初子玉累取三妻皆先卒子玉死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云特來相慰耳小妻云君於

我不足有恨而來汝用我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唐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至二鼓而夢詣鄰房忽遇一人身六尺餘呼曰行軍喚尔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疾走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穿紅綠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入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責償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鬪則遂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掌入環中剝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湯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也

苦屢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迨夢覺已經宿向所居處數日青腫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疾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龐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惟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龐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脩齋福言訖被使催使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生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某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為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厖眉隨之導乃備酒

饌飲經數延導乃問以姓厖眉人曰姓楚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見聞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為意願適它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耳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主者戒以勿傷善人君平日積善當受福慶知君往楚恐候罹其咎特相報耳導感激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湖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後頗驕矜善行日隳多積聚不義之財一日忽得弁令從者持書一緘與之導得書驚喜踴躍開緘讀未竟而宅內欵然火起凡所畜財物悉盡然無損他室惟燒導家而已

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秘不示洪洪詰之不已出書示之書云昨夜夢至一官府看閱登科集洪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不合與人齋離婚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生曰公果有此事否洪白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與選暨生西歸為尋夫婦合其已離之好洪始以內舍生釋褐

唐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

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又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珥掉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矣。於是褐衣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具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况子之冤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

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草字，亦未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擇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惟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為南海後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間，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債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

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村出季慶未嘗偕行。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寤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竊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惟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慶。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村敬為友。村敬有罪下獄。宣與慶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署。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不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慶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宋建寧府松溪縣地名祖墩。有潘道覺性者。元係軍身。為裨將。平昔好。看金剛經。與眾結集蓮社。會其本里。一日起華嚴會。潘道以預蓮會。赴里

會稍遲。羹飯清冷。潘道打破碗碟。主會譴千戶叱之。潘道悶悶歸去。中途。遇見二鬼。牛頭馬面。唱問汝去何所。潘應云。我赴華嚴會。牛頭云。汝不。是赴華嚴會。婦一棍打死你。潘歸家中思之。我是人身。如何見下世鬼王。吾必當死。遂香湯沐浴。於是得病在牀。身死。被一人監他。推下一坑。取路。至縣東。覺見日色黃淡。風威悽慘。忽遇見一和尚云。我是汝舅舅。曾認得。我否。見今東平王夫人生日。請汝誦經。遂引潘至一溪河邊。有一橋。橋邊。有大樹。有枝無葉。橋下有萬丈深潭。有罪人無數。皆是生前謀害物命者。有鰍魚龜蟹。食啖其肉。有諸鬼王。將鐵叉。叉罪人。拋過樹上。罪人不見。只。掛得衣裳。和尚領潘過橋。和尚前去。有一鬼王。攔住。不與潘過。和尚云。東。平王請他看經。遂與之過。至東平王殿下。見數位香座。以綵帛盛經。紅卓。幃。見左畔一位是潘之祖。第二位是潘之父。經畢。齋罷。潘出。又見和尚與。他同去看陰司罪福報應。引至一所。見有三條大街。中一條十分熱鬧。買。賣。右畔一條。並是刑冤死。無頭無足。枉死者。相拖相扭。左畔一條。路肅靜。無人行。和尚又不見了。潘至驚。又聽人言。新官到任。多有人要告狀。潘自。

思量道我有多少冤讎。恐人告我。正驚怖之時。又見和尚領一行者前至。云。我來救汝。多有人告你。我領汝從此靜處躲避。三人行了半日。到一所。在兩邊榕樹陰陰。有如府第前。和尚云。要作方便。未可輕易。遂教行者去淨瓶中取一盃水來。不多時取水至。潘自思之。我正行得渴。必是將水與我解渴。却將水澆在潘身上。十分清冷。和尚領潘至於府前。只見門傍兩邊挑符云。日月關王殿。風霜業鏡臺。潘云。此是閻羅王之殿。和尚與潘云。不必畏怖。待我入殿中去討一執照。方可前進去。不多時討得一幅紙出。上寫云。奉命而行。更用去直日司去討一執照。去到司中。見一青面鬼王。兩邊判官給事。分付紙一幅。寫云。依命而行。和尚領潘去遊行七十二司。看生死罪福報應之人。皆是世上名譽之人。不欲言其姓名。又至一所。有千倉萬箱。皆是盛世上人錄罪福之簿。人自十五歲已前。不錄罪在父母。自十五已後。方且錄一人。止有四十五紙。和尚檢潘簿。葉與之看。錄至四十三葉。潘云。我只有二葉紙了。看其簿中。凡去人家殺牲相請。皆作我名。上簿。潘看罷。自不覺心中驚戰。和尚云。不妨。更領汝去看受生前所作惡。

報之所。遂行至一所。萬丈高山。並是刀山劍樹。上有銅蛇鐵犬。口吐紅。和尚前去。如飛。喚潘行進。不敢舉步。繞行一步。便被刀劍傷體。遍身血。便叫舅舅和尚。救取弟子。和尚云。汝生前造罪無邊。汝今方知有此果報。遂教行者將一布袱。盛了潘。將他一獸過此山。潘脚上刀劍傷破。行步不得。和尚與他醫治。潘云。一身傷碎。如何醫治。和尚將袈裟一拂。金針。如佛刺。毫光萬丈。如教火然。中間有無數人在彼處。受諸快樂。禮誦華嚴經。與潘問和尚。此是何處。和尚云。此是生前預華嚴會。看金剛經者。受此福報。又去一所。又有毫光燦爛。別是境界。中有千百餘人在彼禮佛。此是何處。和尚云。生前修禮淨土者。此是第五道場。又去一所。有五彩毫光中。有無數道人在彼念佛。若念一聲佛。此是第六道場。又去一所。有光諸人念佛。口中又無佛子。起去。潘問。此是如何。和尚云。此是第七道場。又去一所。有果齊之人。若燒一炷好寶香。便有一箇佛子乘雲起去。又去一所。

思量道。我有多少冤讎。恐人告我。正驚怖之時。又見和尚領一行者前至。云。我來救汝。多有人告你。我領汝從此靜處躡避。三人行行了半日。到一所。在兩邊榕樹陰陰。有如府第前。和尚云。要作方便。未可輕易。遂教行者去淨瓶中取一盃水來。不多時取水至。潘自思之。我正行得渴。必是將水與我解渴。却將水澆在潘身上。十分清冷。和尚領潘至於府前。只見門傍兩邊桃符云。日月閻王殿。風霜業鏡臺。潘云。此是閻羅王之殿。和尚與潘云。不必畏怖。待我入殿中去討一執照。方可前進去。不多時。討得一幅紙出。上寫云。奉命而行。更用去直日司去討一執照。去到司中。見一青面鬼王。兩邊判官給事。分付紙一幅。寫云。依命而行。和尚領潘去遊行七十二司。看生死罪福報應之人。皆是世上名譽之人。不欲言其姓名。又至一所。有千倉萬箱。皆是盛世上人錄罪福之簿。人自十五歲已前。不錄罪在父母。自十五已後。方且錄一人。止有四十五紙。和尚檢潘簿。葉與之看。錄至四十三葉。潘云。我只有二葉紙了。看其簿中。凡去人家殺牲相請。皆作我名。上簿。潘看罷。目不覺心中驚戰。和尚云。不妨。更領汝去看受生前所作惡。

報之所。遂行至一所。萬丈高山。並是刀山劍樹。上有銅蛇鐵犬。口吐紅。和尚前去如飛。喚潘行進。不敢舉步。繞行一步。便被刀劍傷體。遍身血。便叫舅舅和尚。救取弟子。和尚云。汝生前造罪無邊。汝今方知有此果。遂教行者將一布袱盛了潘。將他一馱過此山。潘脚上刀劍傷破。行步不得。和尚與他醫治。潘云。一身傷碎。如何醫治。和尚將袈裟一拂。全然無恙。和尚云。此番領汝去遊福報之所。潘云。只是這樣所在。休去。遂至一所。有如佛剎。毫光萬丈。如教火然。中間有無數人在彼處受諸快樂。禮誦華嚴經。典。潘問和尚。此是何處。和尚云。此是生前預華嚴會。看金剛經者。受此福報。又去一所。又有毫光燦爛。別是境界。中有千百餘人在彼禮佛。潘云。此是何處。和尚云。生前修禮淨土者。此是第二道場。又去一所。有光極集。五彩毫光中。有無數道人在彼念佛。若念一聲佛。口中吐出。光諸人念佛口中。又無佛子起去。潘問。此是如何。和尚云。此是生時。果齋之人。若燒一炷好寶香。便有一箇佛子乘雲起去。又去一所。

其生前功德之人在彼處點對隨果報福受生之所乃是功德之
之願和尚對潘云汝猶有一紀之壽速復人世勸人廣修福田建齋禮佛
勸至百與千壽終之時免至此處必得生天受諸快樂我非是汝之舅舅
本是汝祖上造一地藏堂塑我真像昨因兵火打蕩堂宇將我金心銀嘴
盡底取去今復得汝修起菴堂塑過真像我今救汝報汝前恩分付一樣
之事陽世不可漏泄恐遭罪報潘遂還魂陰間多有報應罪人皆是近年
諸造惡者不欲言其姓名恐成輕慢漏泄略此勸喻生前看誦金剛經者
及後免遭惡道必有福報當信斯言驗矣

唐上都西明寺僧文昶太和三年暴亡見使者引至玉所曰前月八日何
故破齋判決鐵棒三下放回後巡又報云天符下宰相韋處厚合生梵天
玉曰將相主生殺權不無寬濫何得生天乃令取善簿檢之云韋公十八
度受菩薩戒手寫金剛經一千卷其簿開次光明滿殿昶既蘇說於本師
師曰韋相甚安無得閑說後三日果薨

晉巴西歲大荒歉民死於阻飢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
竭產賑貧求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誦香於井邊帝君帝君奏上帝有
旨取羅所畜之穀五千斛雨之於是乃勸羅以穀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
而雨遍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畜歲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
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

昔瀟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于官每為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恬如
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父之滌源為仇讎妯娌為冤對雍
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
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箠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
詞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其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
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鬻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
汝以為子華泣對曰是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
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
有子弼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弼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
等華與子及蔚均為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弼明官之弼

明失言於蔚華乃槌之。弥明伏羲華以家貲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弥明自有祿養矣。鄉人每以雍昆季相况。為薰蕕滌聞之。復曳源擊之。一日梓潼帝君命直事。終其辭而折之。滌妻尊亦疽發于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為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閭曰尚義。

宋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鑿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一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窓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去。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餘酒。沾几案間。積有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大。強。鄭令

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墮甕乃醒。

唐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至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旁。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嘗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備珍饌奉母。始稱其意。不遊貴達門。後三載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後又貧乏累年。因閑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我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中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耶。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日之

孝聞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區劃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因而卒

昔舍衛城東有一婆羅門大富其子娶得事佛家女奉五戒持六齋常好布施勸夫行檀夫即開解白其父母父母大恚謂破吾家婦持錢帛與夫夫持與守閤婢婢持與守門奴奴送佛寺布施夫婦誓言施若有福者當使天下人皆共見之舍衛國俗三月三日舉國人民皆至水上作樂忽東南角有一天人騎白馬乘空而過眾人仰問是何神靈答曰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七寶宮殿有一玉女獨坐其上四大天神扶殿飛行眾人又問君何功德玉女亦令問後來者俄而復見大七寶殿一夫一女共坐其中前後妓樂十二天神共扶其殿眾人又問有何功德亦答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二薛荔鬼餓鬼之異名其身各長三丈黑瘦醜陋飢渴苦痛身中焦然各捉大棒更相撻打眾人又問答曰諸君還聞舍衛城東大富婆羅門否騎白馬者是守門奴小殿玉女是守閤婢大殿二人我兒與婦二鬼是婆羅門夫婦前世愚痴不信正法今當厄禍可復奈何

宋陸諒隰州人妻朱氏敬崇真武香火而陸諒不以為意好食鱖鱸雖不買歸家却在外烹啖口帶葷穢朱氏雖遭虜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染患纏綿一歲生業漸破視其卧牀席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繞又發腦髓裂開臭爛涌出膿血皆長三寸狀如鰻鱓鲜活內段感聚苦毒備至遂至命終朱氏欽崇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磚朱氏謂街砌磚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朱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扛之婦指拭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朱氏驚許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投其州知州蔣庭堅云自夫亡孤孀貧窶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夫賜其金稱之有十四斤欲給還之朱氏堅欲均分一半入官尋令匠者用砧鋸分數金忽現無限小赤蛇并碧龜圍繞砧聚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上良久不見及視其金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庭堅驚異乃匣封其金上進于闕特褒稱朱氏誠心好善真武應化賜與黃金遂送入作坊造成真武聖像遣使賞送武當山玉仙觀供養其朱氏持給度牒二道下隰州支錢絹各二百貫匹為

之酬。後朱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
宋建安村民伏古廟避哨掠。夜將半。一卒押六囚過廟前。偶柱上有印榜
云。勸念阿彌陀佛。一囚偶見。念不絕口。民怪卒之裝束。詭異躡蹤視之。約
半里至大家。老父出點囚曰。一囚口中作蓮花香。此處著他不得。可付某
家。卒獨押此囚由鄰家門隙以入。民大驚。翌日。大家生五豚。而鄰生一子。
嗚呼。一念之善。出於真故。能轉禍為福。崇塔廟巖禱祈。不謂之善可乎。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
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歸家。躬耕為業。然師操急性。毒惡暴口。但一
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師操曾在朝流。亦與顏
色。然師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
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
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厭其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師操
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曰。惑人皆不喜見。但師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
云。吾性多急暴口。後武德已來。西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人小侵已。師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
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師操門。求見。叙寒暄訖。人云。東陽太監。故遣我追
你。為你自昔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
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
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師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
能言。惟心上少煖。家人輦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師操已到東陽都錄處。
于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
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髮。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
過到一處。門孔極小。惟見火星流出。臭煙燼。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
門首。師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著持戒不全人。
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
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
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
欲放回。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

身是願作方便俾得解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戮露殷勤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師操得蘇已，具述此事。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掖，竟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名，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

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禪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按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涕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劒樹高，不知限量，根基枝葉，皆劒為之。人衆相誓，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賣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其於塔寺中懸檀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

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列者奉法衆生也。行雖有虧。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六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彩飾。有數百局吏對較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蟬。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姪逸者作鶴鴛。麀麀兩舌者作鷓鴣。鴝鵒捍債者。為驢騾牛馬。泰按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事家君。徵辟不就。修志念善。不深衆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尔。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惟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聞法時。所行罪過。聞法之後。得除削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筭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中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泰復活之時。親戚相候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

自言記。以示時人。時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歎曲尋問。莫不悚然。皆即奉法也。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恩。新除温州參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發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温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寮官司法元珎。迪功共買舟。涉海還鄉。參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為兩斷。郭承恩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倉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拗曲作直。致招此報。郭參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其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歎。

後周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礮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心猛盛則怒眼以視之能令便死頻婆娑羅華言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惟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向白前事惟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愈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尔時世尊見蛇調伏而

告示如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眾人深生慙愧厭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實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為柱七寶為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門從遠方來而其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寺主遠人當去我先發遣阿闍黎常住阿闍黎華言執事自當作於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須弥不可稱計也須弥山之名華言妙高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大魚身

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船從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而聽。水住不流。聞船上有誦經之聲。魚便派出。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海中。浮屍著岸。神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還詣海邊。見其故身。積骨如山。觀髑髏內。七日不遍。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惟有奴婢兩人。家業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忽復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高冠大袂。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頃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

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尔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疾。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跡。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當一食齋。未嘗輟。較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

昔閻浮提。有國名波羅柰。時有人名摩訶夜移。有二子。長名善求。好積諸德。慈愍衆生。次名惡求。好為惡事。恒生貪心。懷嫉妬意。年各長大。共行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途路懸遠。中道乏糧。經於七日。去死不遠。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諸神祇。欲濟飢險。於空澤中。遙見一樹。枝條鬱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衆悉共哀求。樹神現身。語之。所去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斫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飽滿。斫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斫第四枝。種種

寶物悉皆具足。裝馱悉滿。所須盡辦。惡求後到。衆人如前盡得充足。便自念言。今此樹枝能出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物。令人伐之。善求語惡求言。我等飢乏。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而欲伐之。惡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衆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刹。取此惡求及諸賈人。悉皆取之。財物喪失。

昔迦葉佛時。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羅漢道。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珠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熱。于時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少得。麤食。少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與之言。我昔與汝皆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夙命。見前世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象不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無有人犯此象否。象子答曰。無他異人。惟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我象邊。何所道。沙門答曰。語象言。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令還所止。

宋興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剛氣傲。不崇三寶。不親鄉友。衆皆嫌惡。嗣昌惟買賣。不使輕重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稱量人物。不慕烹炮。少食沽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郊西鎮。此地多食鸚鵡。鴿。鳩。喜鵲。每日街市。火腿。剔無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擊鷹鷄。或挾弓彈。或張網羅。不忍觀之。回歸城中。夜靜。露天於星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刊板。印施戒殺圖一。千本。適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頷人心。悔改。時有稅務攔頭。彭景。最是奸喫酒肉之人。亦受一本。歸家讀向妻子。其妻華三娘。却生嗔怒。用手碎搗。城。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被人把定雙手。其魚跳起。尾梢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為蟲蟻。沿上抹席。啞。合。嗚。從。華氏面上。鎮市傳播。祇因不敬戒殺圖文。立受惡報。忽一日。彭景酒醉於市中。見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戒殺。亦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月。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鬧。嗣昌脫走。歸房思悔。時監鎮向。與巡檢。宣旦。聚廳。見嗣昌。脚懸地面。

二寸許。浮雲行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真武真君。向取等備香設拜。遽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戒殺圖。是為最上善行。祇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人受報。凡好食生命。不悟因業等人。難免咎殃。嗣昌恍惚化去。不見形影。方行詳究。忽還鎮廟中。報客人程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娘患眼在牀。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取與宣旦得替歸京。將此因緣。鏤板印施。勸誡殺生。仍終身崇敬真武香火。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任糞除。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慙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華言預流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花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

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乘提僧事。身軀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昔有人在道上行。見道邊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言此人已死。何故鞭之。鬼神言。是我先身。在生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奉敬三寶。不隨師父之教。今令我墮罪。受諸苦痛。難言。與故鞭之。稍稍前行。復見一死人。天人來下。散花於死屍上。以手摩挲之。行人問言。觀君似是天人。何故摩挲是死人耶。答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行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師父之教。令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故來報之耳。少復前行。又見一天人。衣服鮮好。端正香潔。道邊摘酸棗噉之。行人問曰。觀君似是天人。何敢酸棗。天人答曰。我在世時。不喜飯飼人客。今作天人。恒食不充。是

以食酸棗耳。行人一日見此三變，便還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孝從父母，忠信事君，示語後世，罪福不虛。

唐高紙，隋僕射頰之孫也。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未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徹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今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方與客語未既，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下腹中。如此三度。人問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專以念經為事。

漢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大月氏國婆羅門華言淨行子。既得法眼，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為旃陀羅華言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我何幸？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

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若為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報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昔有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

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成道。

唐韓公滉之在中書也。嘗召一吏。不時而至。怒將罪之。吏曰。某別有所屬。不得遽至。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公謂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疏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進食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公。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退。腹脹。而適歸第。召醫視之。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飲。漿水。明旦疾愈。思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飣半糕糜。橘皮湯一盞。漿水一甌。皆如其言。公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月支。凡六品至九品。皆季支。其不食祿者。年支。故知飲啄有分。豐約無差。所謂玉食錦袍。鷄衣藜藿。席門金屋。千

駟一瓢。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迹纔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為因。現今苦樂為果。必然之理也。

昔迦毗羅國梵摩淨德長者。園樹生耳如菌。取而食之。隨取隨長。如那提婆尊者。至其家。長者問菌所自。尊者曰。汝家曾供養一比丘。道眼不明。虛沾信施。報為木菌。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長者年八十一。樹果不生菌。

宋雲蓋山老智禪師。一日積雨初晴。寒月微映。宴坐丈室。將及二鼓。忽聞焦灼之氣。如炮炙之臭。俄又聞枷鎖之聲於戶外。即時視之。貌不類常。荷枷帶索。枷上火起。起而復滅。立于丈室之前。以枷尾倚于門間。智曰。汝為誰耶。曷苦至於極也。枷下人曰。前住當山守顯也。智大驚曰。公居此山。院宇一新。道風遠著。意非四禪不足處之。云何若是。顯曰。某緣修造二十年。間不合。互將化士供僧之物。為造僧堂等用。僧眾未嘗填設。受苦至此。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顯曰。望公慈悲。特為估賣僧堂。填圓僧供。智曰。歲月浸久。以何為憑。顯曰。當時意謂修造畢工。即為填設。無何死至。嘗以破籠盛

檀越名字置庫司暗閣上。今幸存焉。智曰：敢不從命。顯叩首而退。智翌日集眾詣庫司索其帳目。果在。智乃自賣衣鉢。回買僧堂。遂為填設。五年乃足。忽一夕夢顯禪師謝曰：賴師之力。得免地獄之苦。獲生人中。三生後復為僧。

元明州海會寺僧子安。至正癸卯秋。買山寶幢市之上。建庵開基。見古墓三窀穸。以土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鄴都。見三人衣冠甚古。列跪獄帝前。訴安曰：他前生姓趙名仕宏。為吏。以私屈我流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淨業。死即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葬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寃亦深矣。本共力殛之。念其為吏時常供僧八十負。今乃得為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至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既覺。忽聞誠實之言。毋爽者三聲。次日設淨筵。命榮枯木為說戒。安病隨愈。遂拆庵復封馬鬣而去。

昔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陰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暨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擒寇

捕姦。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掌頓昇。其速如飛。衣罽叢刺。肉碎芒棘。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燄。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瑤室。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見。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乙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乙之名。遂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乙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乙救苦天尊十餘聲。掌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眾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須臾忽有赤光照其左右。掌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仁表禮謁悲咽。叩頭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師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之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火焰鋒鋷外。

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乙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趨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罥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仁表自此益加進修。勸人歸善。後果七年而卒。

昔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見堂上有錢堆積。計數收之。果得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即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漢河間王病癩。加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費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過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昔有跛脚道人。持戒乞食。過至一家。見其患脚。心生悲愍。一年供養。道人辭去。主人言曰。願數垂頤。分離之際。客主悲淚。道人去後。主人發牀。唯見金寶。因此致富。鄰比一家。見其大富。問何因緣。其人具以實答。鄰人惡念。希覓珍寶。便覓一跛人。欲供養之。遍求無有。會一道人。身體完具。還復折脚。供養少時。強驅令去。叢林視之。惡心所感。毒蛇蜂蝎。求螫合家。現世惡報。後入地獄。得珍寶者。其心貞吉。被螫毒者。其心不仁。

宋治平元年。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推懷化軍節度使。有戎兵罵本部將。

官黃誥軍校曰。罵本部將官罪當死。若戒禁推鞠煩紊多矣。但軍下自
之。遂擊戍兵至死而罷。熙寧五年。黃官儀州病疫而死。心熱不殯。二十
二日而蘇。謂所親曰。始見二皂衣來。追出西門。下坡數十里。見宮城儀衛
甚盛。樓觀宏敞。乃入見王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也。俄引一人至廳。謂靖
國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即懷化戍卒也。黃遂陳其本末。王曰。若是豈枉
殺耶。戍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禦。黃問之。
吏指第一門曰。此唐武三思等獄也。罪惡貫盈。受諸苦毒。方今以巨甕貯
萬蜎。中置三思等瘞之耳。又指第二門曰。此酷吏獄也。周興來俊臣吉溫。
侯思止輩在其間。又指第三門曰。此姦臣獄也。李林甫盧杞崔胤輩皆在
其間。黃曰。何此久處。曰。百千劫無有出期。歷代皆有獄也。惟唐最近。故以
示君耳。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暨官最從政。卿識之乎。曰。識其有一
事可以勸世。華亭王主簿之妻李氏。常私奔從政。從政固却而不從。從政
去年當命終。以其持正。天曹特賜延壽一十二年。陰司最以此為重也。雖
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府法密而難逃。到陽間令人使之避罪圖福。君其勉
焉。乃遣黃還家。及寤。詢問最從政事實。有後從政果十二年而卒。

宋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
初病困。迷時見一吏揖廷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行百里。足力不能支。
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問望主者。旋寃正坐。乃叩
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
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前生為陳朝老。今藉其宿學。
故得聰悟絕人。但一生無絲毫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
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於天
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唐雍州梁山釋父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立清履白。好遊化俗。營構福業。
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禮佛
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獲災禍。其不信者。殃禍交及。
國朝朝儀。江西之南昌府南昌縣人也。其兄胡。數有長女。自幼許與同邑
夏。起霖子夏福為婿。福元本府儒學生員。未成婚。洪武二十七年秋。本府

德學被火廟宇燒毀緣福平日懶惰不學常被教授責罰以此無日結業及致被火教授郭子音意是福所為具奏差御史追問問得係福放火解赴京凌遲處死其母將骨殖焚化恐經涉江湖不利詣道士求符送回其母到家三日於日晡時家人忽見窓紙如人扯破陰風颯颯從窓隙中穿入便聞福言我回家來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其母問汝已死如何得回福言得都城隍差官押送我回至本府城隍廟城隍出迎本官交付取收領去遂送福下當境沙河廟為吏掌江湖間作惡之人覆溺之事其靈前設飲食福云我為前日燒化咽喉痛喫不得可將藥來解其家將黃連煎湯置靈前福亦就吸其氣自此索家中飲食其家諸小兒皆見福形在坐鄰人至福每在坐勸酒有鄰婦密將酒傾地不飲福在坐即發言責之鄰婦驚懼其母又問你曾去胡家否福言我去來其家有許多善神在家我不敢入自此日日往來其家半月有餘一日忽言廟神恐我漏泄陰間事將不肯放出我此後不來但三年後要取外祖母來看我過三年後其外祖母果亡

嘉言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近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口出好興戎○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言信而微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知是樞機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志以發言言以立信信以立志○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夫必有驗乎

必有驗乎者。○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獲國。○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一言之善。須增萬福之祥。○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無以利口。亂厥官。○捷捷翩翩。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長者不及。毋俛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駟不及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綺語背道。雜學亂性。○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

○口者。滅否之本。禍福殊流。○發善言者。於福有因。發惡言者。於罪有因。○語善則人天勝趣。述惡則三途劇報。○慧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瞑。○甘露及毒藥。皆在人舌中。甘露謂實語。長語則為毒。○

遜言慎詞。尊敬於人。棄結忍惡。疾怨自滅。○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耳聽善言。不墮三惡。○至誠安徐。口無虛言。不瞋彼此。是為梵行。○不攝身口。箴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受。○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惡口罵詈。僑陵蔑人。興起是行。疾怨滋生。○惡口之罪。墮三惡道。○止以口過。獲報累劫。○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無惡而不造。○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謹於口。口中之舌。鑿身之斧。滅身之禍。○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毒害雖甚。惡惟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被壞。○夫人之生。答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應毀便稱譽。應譽而更毀。其罪口中生。死則墮惡道。○身口意三業。無非構禍之因。○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鑊湯。○若以惡口。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妄語之人。心無慙愧。閉塞天道。涅槃之門。○若人惡分別。喜樂長說。語死墮火刀上。得如是苦惱。○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浮言翳真理。為此沉惡趣。○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眾生。今

然墮地獄。○箠言觸惱人好教他陰私剛強難調伏生爐口餓鬼。○假令衆生身雖有道不慎口業亦墮惡道。○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汗其口。

○道罪福不由他諒自教爾身大賢故閉口欲絕諸惡緣。○與人善言燠如綿絲傷人之語利如荆棘。○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善言於心終身為寶。○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從事焉。○一言之善貴於千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口舌者患禍之宮危亡之府。○言語者天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故聖人當言而懼教言而憂。○以言取怨者禍。○行有召寇言有致禍。○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凶性作口舌鬪亂無親疎死受拔舌報。○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薪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

感應

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飢民苦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在位六十四年。

宋遂寧府周篋因獲感應篇曰逐觀閣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篋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眄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篋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篋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洽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壽祿擴而充之可造神仙篋因省敬錄其事以警世人。

宋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棄俗為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關范謙叔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

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後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辯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為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為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已。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載而得疾。臟腑洞泄。無時。群妾棄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為口業之報。宋陝州夏縣主簿張生者。秦中人。出自世祿。性好毀謗。無問賢愚貴賤。識與不識。但一聞其名。則詬病百起。無所不至。後以陰譴七竅流血。氣方絕。首足自斷而死。邵武人黃通。遊長安。見其事。因作詩以戒子弟。且使弄吻。薄徒知所警。云。其詞曰。陰譴古來有。風俗常病諸。驗之以張生。厥理誠不誣。張生何為者。出於綺紉。徒少小失教訓。長大復逸居。白痴性猶在。黃吻

乳尚濡。口不道德。耳不聞詩書。平生好弄吻。口負生靈通。欲使眾共懼。乃輒事聾。聾人肆凌侮。所恃惟凶。麤面貌若狼獸。言談皆誕迂。毀者盡良善。譽者多屠沽。人有小相戾。鼓唱盈通衢。就使本無聞。快意亦大呼。又能駕虛說。點點如畫圖。蛇蝎性好傷。無乃性所拘。人怨天亦怨。果為陰鬼誅。俄而速癘疾。七竅流鮮朱。語言尚能食。皮膚已盈蛆。頃刻即氣絕。首尾皆離軀。骨肉死殆盡。狼藉埋道塗。俄聞張生死。不覺長嗟吁。少年不脩勉。百歲仍須更。勿謂天至高。善惡在慘舒。勿謂神無刑。禍福固不虛。張生為惡死。作鬼亦應愚。死者已難救。生者尚可扶。嗚呼。爭柰何。群喙方味味。作詩三百言。聊告利口夫。

宋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猥薄。好罵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負賤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毀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掩護者。則必巧取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馮儉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

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
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眾辱之。過毀之。待他人
亦如此。其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取利之中。甚者目父母為
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
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
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
宋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
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

晉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
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庭。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視所夢之道。遂
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
亂吾家事。必與孫勗。既感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尔。而不去。又使
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顛。皆此類也。若不
後悔。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斯

府之勳耶。然當使孫嗣死於鍾筮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因於枯
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厥嗣亦替。言畢。
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謚死於鍾下。賈
后服金酒而死。賈午竟受大杖。終皆如所言。

偽蜀主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
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
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
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齶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
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
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謂譖賢之效。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
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周世宗時。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用。皆其一言。及
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

又洞開雖觸膝亦無矣。豈非安有貶排而為太上深譴者乎。

宋李叔卿為郡功曹。最號廉謹。雖不及前輩大老盛德。亦一時善人也。同僚孫容乃嫉而毀之。宣言於眾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何足道。由此一語。事遂播傳。叔卿坐此鬱鬱不得志。遽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死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墓。雷又發塚。竟至腐爛。骨肉狼籍。然則讒毀平人。其報如此。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鄭尚書愚鎮南海。客將忽報楊相公入謁。鄭驚。楊相已有後命。安得來。乃接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玄玠譖毀。遭害。今得請上帝。賜陰兵復讎。欲干尚書燕犒。并紙錢十萬。燒錢時。莫令著地。從容長揖而滅。鄭令南海縣官如約具祭。北郊。楊相有姪名壽陽。見相國白馬朱弓。燃箭前導。謂曰。我已射著楊玄玠脚。必死矣。俄報玄玠得脚疾死。此毀人之報也。

宋安庭柏為人。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雖至親密友。庭柏屢中。

無不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日久。無何。即起爭訟。蔡掄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鬪令兄弟朋友一至於此。夏資深偏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為業。與人作狀。必藏機設套。為人代穎。必深文巧詆。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能解。甚至破人之家。兩雖已悔。悉為資深牽制。不得休息。雖道途之人。素無交涉。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寅緣交鬪。其誘人子弟相與為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僧之利。鬪令人爭訟。破殘人家產。一至於此。庭柏晚年。兩頰連口。苦瘡而卒。資深末路。兩目雙盲。凍餒而斃。業報如此。

宋文光讚父。自少至老。每歲獄訟連綿。以宿因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訟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禳度。師教以紙糊竹篋為桎梏。令先自囚。三日後。為懺悔。今之世。有教唆與訟者。寧免乎此。姑錄為戒。

昔有僧雲遊。投宿大利。偶與知客有舊。溫存甚。至。次早粥罷。聞上堂鼓。隨眾立。昨住持陞座。無一語。忽火自口出。黑焰滿堂。燭亦黯。然僧懼而出。知客送之。忽憶知客已死十年。問其何以在此。曰。非人世也。曰。彼何以若是。

曰。此僧平日見性不明。妄談般若。故以火燒五臟。受罪足則為異類矣。言訖。四顧皆荒山。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捉。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不。有人更責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

昔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歲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戒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歲比丘內心輕憊。勉從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次驢頭。復曰牛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羯羶頭。次喚獅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魚頭。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三歲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悉皆馳走。

昔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閻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眾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遂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因緣。出家得道。是故眾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誠嚴華前。到黎越河邊。見有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眾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

問魚言汝是迦毗黎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地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黎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猶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昔世尊見大魚一身百頭頭頭各異墮他網中世尊見已入慈心三昧乃

喚此魚魚即時應世尊問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廁中作蟲佛語諸比丘此大魚者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以惡口故受多頭報其母爾時受其利養以是因緣作廁中蟲佛言得此報者皆由衆生惡口廉強宣傳彼此鬪亂兩家死入地獄獄卒燒熱鍊鏡表裏洞赤以烙其舌復燒鍊鉤鉤有三刃利如鋒銳以斷其舌復以牛犁耕破其舌復燒鍊杵刺其咽中數千萬劫罪畢乃出生鳥獸中佛言若有衆生論說君主父母師長其罪如是昔有一人聞外國有山入中得仙便向外國暮投主人主人問客何去答曰學仙主人懷惡言我有仙樹君與我一年苦作便與君仙客一年苦作恒無愠色既滿主人本心相欺既無仙樹將至山中指臨巖樹云此是仙樹君上其頭我喚君飛應聲飛擲客人心至即於此樹飛騰虛空遂得仙道主人公見深重此樹情言是聖少時父子相與共到樹下讓父先上兒便喚言阿爺可飛即便飛舉墮巖石上身體粉碎昔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錢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逐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

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臟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昔有一鬼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尔。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昔有長者。發菩薩心。聚諸貧人。凡得五百。資給衣糧。入海採寶。宿一大山。衆人昏鈍。唯長者獨坐。並有所瞻。夜見山腹有一人出。光焰非恒。面目端正。口似猪口。以妓樂自娛。周旋山側。長者問曰。身形端正。口何獨尔。答曰。坐犯口過常。喜誑語。又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國中長者。夏念貧賤。欲令安隱。故將衆人入海採寶。並欲運寶。饒益閻浮。此人又曰。卿得無是菩薩耶。長者曰。吾發菩薩心。救濟一切。姪怒痴病。諸未度者。吾誓度之。此人曰。善哉。遂送寶所。載寶而還。

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下來。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財富無量。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終。國法無男。財物入王。王遣大臣攝錄其財。其女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王。若其是男。應為財主。往白國王。時波斯匿王。任法平正。即可所白。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混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

又無手足。但是男身。即為作字。名鏗。慈毗黎。尔時是女。具以是事。往問王。王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尔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敬。謹如婢事大家。長者觀其如斯。怪而問言。女子對曰。我父終歿。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有娠。生我一弟。人相都缺。但是男身。得為財主。雖有諸女。不如一男。長者聞已。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佛言。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誠實。常好布施。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為國平事。國法舉。佩取與無券。悉詣平事。時賈客從弟尸羅。世質。多舉錢財。時弟長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賈客子。後我舉錢。入海來還。應得尔許。我若終亡。證令得之。平事言然。其弟長者不久命終。賈客入海。遭風失貨。賈客得全。時長者子聞其空歸。便自念言。此雖負我。何由可得。須有當償。時此賈客復餘舉。假續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或見我。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不從我責。我舉錢財。此人幼稚。或時不憶。或見我。窮故不責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嚴寶服飾。長者子見。即遣

人語。汝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尔。賈客自念。所舉頓大。重生累息。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耳。持一寶珠。到平事婦所。白言。夫人。我本從尸羅。世質。舉錢財。其子來責。今上一珠。價直十萬。若從我責。可囑平事。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尔。為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暮歸。婦即具白。長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故王立我為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明日賈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賈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萬。願使囑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尔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白事。願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尔時長者有一男兒。其婦泣曰。若不見隨。我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辟如人噎。自念我唯一子。若其當死。財無所付。若從是語。人不信用。將來受苦。迫蹴不已。即便可之。婦語賈客。長者已許。賈客欣悅。還嚴大象。眾寶莊校。著大寶衣。乘象入市。長者子見。即往語曰。凡所負錢。今宜見償。賈客驚言。我都不憶。何時負者。尋共相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父舉。若干錢。伯為時平事。事為尔不。答言。不知。其姪驚曰。伯父尔時審不見聞。又答尔。姪子言曰。

以伯忠良王令平事國人信用我親弟子非法猶尔况於外人枉者豈少此之慮安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尔時平事長者今變慈毗梨是由於尔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獄多受苦毒從地獄中出五百世中常受此身值好布施常生豪富得為財主

唐扶溝令有名齋者失其姓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齋遇問其地下罪福齋曰吾在生之時陷於輕薄或毀瀆詞賦或詆訾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罰剝去舊衣為人所笑可作一衣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齋云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絹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馮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爾

宋李弼達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為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娶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達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撫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張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錄事參軍閻恣莫巾典治逮捕邑

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賊弼達當官清口無過可指但得將買錢湯餅為價錢七百五十指為贓直恣以為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達不勝忿自刎死纔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恣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扉門者問為誰曰弼達也又問之答曰弼達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恣甚懼回面向壁卧弼達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潔之故吾今自掩之即解腰間帛匝其頸恣不獲已起坐弼達曰吾前寃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衆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文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達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恣略能記所書他日某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恣數年亦卒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求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
倉溼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
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
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
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
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駕女夫。自擬
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
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
將。赴眾人疑怪。彼人婦者。或甚端正。或復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
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
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觀日月。即便至心。遙禮
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轉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
相現。女舉頭見佛。髮相。故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
倍喜。正惡相。簾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

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行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
正少雙。觀香已竟。還閉門戶。繫鉤木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乃尔。婦便白
夫。且說上事。婦復白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
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恐當閉閣。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
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
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
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
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簾惡。何其可憎。時辟支
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
去罵辟支故。常生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富家尊
榮。豪貴快樂。無極。

嘉言

善惡之感。萌於心。災祥之應。見於事。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
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惡鬼。疢疢皆在於此。是故君子謹其

獨○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善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之惡物也○入中有無惡之惡○一言之益重於千金一行之虧毒如蛇蝎○一念之虧其害甚於風馬○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人心之亂隨之矣

○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循一念善遠階覺道起一念惡長淪苦海○後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後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善心初發上天之靈先成惡念繞前下地之火城已具○心念善法受報亦善心念惡法受報亦惡○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善惡事化為地獄惡事化為天堂○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即生○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阿沙惡盡○心動有逆順於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怒○善惡所生實積定之善生巨意萬善一惡生巨意萬惡○片行之善永為身寶一念之福終為神用○於念念中本杜清淨自脩自行自成佛道○一善深心萬劫不朽○心中念善福樂自隨○若起一念惡心便燒衆善功德○起一惡心獲無量罪○萬惡川流事由心造言由意顯便得重罪○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錢生垢消毀其形

○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夫必鑑之○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念纒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心起於善善雖未為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為凶神已隨之○動合天心靜得地意無言而不從謂之善也○但主心於一亦可長生○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一念苟安即改災為福轉禍為祥

感應

宋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澀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暇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

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我無所不在當時即大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見教所謂仁入之言其利博哉後一抗僧夢遇公於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和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宋三衢守將弗應遣二樵酌城隍神而告之曰旱甚矣守之罪也神不能請于帝罪惟均明日無雨同荷此枷坐烈日中以謝民是夕夢神曰汝青善國當吾非不請汝無德以感上帝明日用陳自量名奏請或雨昧爽集僚屬告以夢旨其能對旁老吏曰有之召其來老吏也曰某有本名平日糶米授以升斗俾之白道人以為戲名奏請果雨嗚呼一念之正猶足以感動上帝況無不正乎

宋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視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喜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隋睦仁注向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嘗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偉素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稽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稽曰此類見君者相者氣韻與君交遊仁稽即拜問之公何人取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史仁稽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上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然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稽從之景因命其後騎常掌事者曰尔常隨仁稽行有事則先報之即尔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之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稽於家教文本書仁稽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或長史語我有一事若君不得道既與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眾

鬼多偷竊入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菑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亦若仁菑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菑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與兩客。初文本將以食。仁菑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等問是何等物。仁菑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海大劫百金以祭為絹。單並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部君僕給。部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菑遇病。不甚困篤。而月餘不起。仁菑聞掌事。掌事不知。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一員。聞為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當死。仁菑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元。昔與同學。元平生一念之善。豈無已。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負官。開明府。今擇人善已。

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際會。何必陽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菑憂懼。愈篤。景謂仁菑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菑問何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菑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菑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菑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景來告曰。免矣。仁菑情不信。佛意向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仁菑曰。即如某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菑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菑曰。常二十人。以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菑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菑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徒者曰。彼人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菴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菴曰：死入何道？荅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菴問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曰：否。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王宰執冥間政事，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其月日得其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得申，何為無益也。仁菴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亦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職，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無復相見。然常事猶用隨本縣為賦，所臨死亡略盡。仁菴為掌事所導，如常賦不見害，竟以獲全。

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子，結音如生，乃不言。年十四，怪之，乃棄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之擇食，常仰日咽，悉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匝巖洞，忽與神人會于川陵之舍柏林之下。執絰石手，刻赤石之上。語絰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絰音私心自悼，受

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劫之後，葬與願會。天而其感，遣朱官靈童下教絰音理身之術，受勅言八字之音。於是能言。

宋江陵朱峴女嘗為夜叉攫去，置浮屠上。每旦夜叉飛下人間為女取食。見其遊行里中，忽遇一白衣人，輒辟易却走，不敢仰視。歸而問之，夜叉曰：此不食牛肉人也。牛者耕稼所賴，有功於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吾屬不得近也。明日復去，女乃呼天而誓曰：願畢此生，不食牛肉。有頃夜叉來，止於浮屠之外，曰：何尔見負，遂東向而走。其疾如風，自尔不復見。因得反室。

昔梓潼帝君在君山。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剖羊釀酒，呼號而祭。其聲哀婉清切，帝君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三酹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寬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直引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葬有期，為垂陰祐，使

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帝君在雲路中聞之感其誠懇乃身墮婦懷自為其子頃之其婦即復分娩無少艱苦蓋由此婦一念之善遂感帝君降生而昌榮其家其報可謂厚矣。

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煮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天曹聞其一念即書其名遣鍾離度之遂陟仙品。

宋李臻性溫約未嘗有失於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其賦命淺薄不願學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為劍劃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潤其米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鄰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遺我母具以此意稟白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人遂獲免夫愚者一發悔罪之言而能回天怒於瞬息之間書所謂克念作聖者幾是歟。

宋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三日有碩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告之汝當死雷斧下張覺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憾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氏盡言之姑不之信也是日暴風起天色陡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木下立默自念震死即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俄震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曰汝當死以適一念起孝故天赦汝又曰汝歸為善以此語世人也。

宋盧縉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竒之但莫測其由公知穎州日有一僧自蜀中来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悞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宋時一士人赴京師道見一人開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

問此何薄。曰：來年過省，薄問某有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稱喜。自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欲與馬。擔水者云：此水一日擔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此守官，當治汝。明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省，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遂遲十年。此心起於惡之報也。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簦負篋，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愛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明日店主伺候，果有姓李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裹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甚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回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覲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可知一念纒起，鬼神

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宋時有士人事梓潼最靈，屢夢許之。及第省闈，戰兢再扣于神。復夢曰：吾報汝無不的，而某年月日汝於某處所言何事。今祿籍削盡，敢望第耶。士人悔過，又曰：已奏上帝，夫復何言。蓋赴春官時，自謂若發顯要，而妻醜且賤，思有以慶之，嗚呼！念可妄起乎。

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瓶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最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瓶鉢莫具，或令後病僧暫借。初推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詆罵良久，乃絕。後數十年，華嚴移住高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走，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為多嗔，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眾為授三歸三敬。

及誦經呪為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及明日山後茶毗詳言焚也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為女臨產稍艱必至傷害其母則業愈重尔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

宋鄱陽縣民黃赫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飢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膊赭即騎之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賣客行船赭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嘉言

儒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寇冤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義為先○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忠則順天。孝則生福。○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聖人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歿以資濟。○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讜。敬忠正脩禮智。今皆為回向。同歸正覺道。

○千經萬論。忠孝為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武部負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脩城浚濠。陰料丁壯寶儲。廩佯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澄。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澄。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尚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唐寔所構。

宰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對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脩。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叢繞詰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斥譏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荅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

禮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湏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壯。為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究之。既死。縊者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馬行及中路。旅櫬漸輕。洎達塋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摩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嗟。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笑。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焉。仍遣速去。婦勿與人說。後時家內闢。即再來。僕

還雍其家大驚。償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解得道焉。

唐主俊為并州都督。討虜間行。趨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暖不忠。當自蒙罰。眾士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級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戊己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所圍。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涌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人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起舫出江。以紅鏝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遂入寇。眾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關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俟。則擊殺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

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曉彼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首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教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知桂州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逕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惶恐遽移屯大夷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傳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經制使博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穉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言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

宋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岩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

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念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笑。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復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王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為臣以忠君為本。為政以愛民為先。後擢為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涇陽民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敬。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亨等叛。執縣官送款于北。時大亨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為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晉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公少脩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塋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壁。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吞媒曰。得白壁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巨。字文舉。河內溫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

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育。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十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非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即放尔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藏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火。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踊笑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既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致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家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鄧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遷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之前。眾以為孝感之應。

漢高式。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郡太守舉式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

白免遊其下人以為儲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隣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笋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

孝所感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水而笑。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殷字長盛。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

般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
人云。止。般收淚視地。便有莖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般。食
之七載方盡。曾祖母王氏既卒。般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
失火。風勢甚盛。般夫婦叩殯號哭。火遂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
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燄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琦乃匍匐撫柩號哭。
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
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冲在郡喪亡。孜聞之。晝夜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
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
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瘵。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
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廬墓所。列柏松栢。直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號而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孜
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
鷹雉棲其梁。鹿與猛獸擾其庭。圍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中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
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去。力助作塋。塋頃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
泉不出。暮霰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訐。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遂竟
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孫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澁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
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梓棺槨。造立冢
墓。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五
石。是後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剗肉灌血。如此十餘年。群臣

必辭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行持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者。傳之。即驗。如其言。一傳果得差愈。宋經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瘞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樹。樹葉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孝德里。

齊萊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舡獲全。咸謂孝誠所致。

齊焦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冬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尔父思瓜。因汝能孝。故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味非常。父食之而病愈。

齊解州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詣鑿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遇睹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對謙伏地流涕。具言果意。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對謙拜領。受之。復視不見。依法為酒。母服之。疾頓愈。

齊蕭叡。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上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人咸以叡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哲。字文明。武帝時。位齊郡太守。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芡。莫有識者。

齊江經。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經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見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對禱。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請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遠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鄉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
差蓋慧眼則五眼之一端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泄故井井水清冽
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雜覺有瘳以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
父卒紅廬于墓終日踞慟不絕聲

梁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相壤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
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貞外散騎侍郎父
法超任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比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
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派矢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
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攝
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眵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
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
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上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
匠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潘慶城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曰而城所
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鶴唳城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
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名之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
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之
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
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湮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七歲
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寢疾以
為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嘗有

孝子事母至孝為尚書郎父城出守巴西子

子與六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已東有澗，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獲初菽，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極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瘠，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封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罷爵國職，盡推諸弟。累遷兼中書司馬。

梁陸襄，字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負漿量如方劑，始欲酌，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梁蕭脩，字世和，鄱陽忠烈王恢子也。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

狎，栖宿堊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梁阮卓，父問道為岳陽王譽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為志經史，尤工五言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

梁裴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弥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沾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彥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瓊羞。及居喪，廬墓側，植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笑則鳴，笑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

王愔與王愔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症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是下稽顙祈禱
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十五
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歸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
涕泣懷明竊問其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亡矣懷明聞之即日
罷學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
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笑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
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愔表言之
梁慆墨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瓜土俗所不產墨恭歷訪不能得悲
哀切激俄遇一柴門問其故墨恭具以告柴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
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柴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墨恭水漿不入口者旬
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璉表言其狀

梁司馬高學文昇幼聰警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武帝後
選正負外丁父艱哀毀愈甚瘡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嶺山
身舊多猛獸高結瘡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墓所馴狎異常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時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
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
失色遐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設痘醫云此疾
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
致云

梁宗愨字元愨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失聲
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鳥數千集于瘡舍候笑而來笑
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逸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孫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
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
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

王崇字乾苞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
而後起髮髮隨落未及髮權殯宅西崇瘞於殯所晝夜失寐殯
有一小鳥養質黑時形大於雀栖於崇瘞朝夕不去母夜闕復丁父憂
過禮是年夏風電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電便止未
幾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
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
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

梁皇甫遐字永賢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住至孝少喪父事母以
孝聞復遭母喪乃瘞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
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
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祝塊搗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
營營墓之初乃有鴟鵂各一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
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

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自給乃勸力耕
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許數日有自
遠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待如言秋而大獲足充塋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
時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請
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欣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
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怨葬於桑東封公侯
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尔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

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欣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
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怨葬於桑東封公侯
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尔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

下火城。歲旱泉涌。廬前靈芝生。

唐林檎。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任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檎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焚。屍作冢。瘞其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檎笑曰。天所降露。禍我。我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闕。獨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唐張士嚴。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愈。母病。癰士嚴吮血。父亡。廬於墓。有虎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於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惟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美自不之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堊南開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其門閭。

蜀拔山軍帥李夢。樞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樞在岐陽。度析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樞。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熙。販果實。養母。承顏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食哀號。樂至滅性。布苦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丘傑。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每喫生菜。值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尔。茶苦。汝取生菜。遇蝦蟆毒。靈林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符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道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

來見亭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好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白。汝至孝。感天以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郵邑民支祖宜。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始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殫。殪逾年。汝之姑七十餘。黃塵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笑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曰。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以人有家。終此外未歸。

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豈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日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以延三月。分殃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必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笑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

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

漢江和。其女名雄。和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和捧檄謁巴郡太守。十月乘舡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踣跪。命不啻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子貢。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舡於父墮處。大笑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畫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有紫芝生于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棄榆。筋力衰謝。以往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唐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稱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間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畢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唐費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尔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美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特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獲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刃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嶋。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藝楮幣。誦佛書。越三日。母歸無傷。村人駭問之。荅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刃猶在手。心忿忿誓得便則必殺虎。屬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讐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沒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妄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亦不能勝虎也。況汝事公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婦。母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命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睜然以醒。則

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

晉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衢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薦刲股以療。家貧稍瘦。尤喜濟道途貧乏。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感寒。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衢州送凶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乃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惟誣為窩。停主人。許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春。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日聞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豈尚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分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閉。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益久。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

一節上穹錄其誠心。特令張吉甫即張師中秀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常步行遇一婦。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仕至鎮東軍節推。其父國子博士應。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從。跌。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儀興。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脩。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脩扶護母喪。歸附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冢。群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遂名其縣曰烏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享焉。

南齊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徙尋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悲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晉吳隱之。字處默。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笑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揚州朱壽昌。以父蔭。累官至閬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

感所致。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絲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婦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鳥鳴翔。

宋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都易僦氏舍。起上肆。其學精於六士。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己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持執火炬。遣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飢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已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婦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

齊庾沙彌。父佩玉。任宋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鮓。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棄絰。不出庭戶。晝夜踣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露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柢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對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

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遂送始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栢。鳥鳥狂獸。馴擾其旁。吳時。惠遠。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遜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詳。字對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眾咸異焉。

昔迦夷國。華澤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脩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教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菩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睽。吐濫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長跪白父母。本教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時節。父母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入山。睽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眾果豐美。食之香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清明。梅檀雜樹。芬芳倍常。異類眾鳥。作音樂聲。獅子熊羆。虎狼毒獸。悉心相向。無復害意。食草噉果。不生恐懼。睽至孝慈。蹈地忍痛。天神山神。晝夜慰勞。睽着鹿皮衣。提餅取水。麋鹿眾鳥。不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有群鳥鹿。引弓射之。誤中睽臂。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為毛死。麋鹿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更為王所射殺。正尔之時。山中暴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獅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源泉為竭。眾華萎落。雷雷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所害。禽獸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四面風起。樹木摧折。必有灾異。王時怖懼。大有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重甚。坐

貪小肉而受此殃。我今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官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枝。睽胸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節皆動。睽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既年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長跪向睽悔過。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及卿未死。語使知之。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當自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令。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來。所行衆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

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便將數人。徑詣其父母處。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繞睽屍上。以口舐睽胸面。其盲父母。聞此聲。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來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官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蘇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麻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掌。父母啼號。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摧折。百鳥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號。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睽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

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寧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寧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切利天華言三十三天王。聞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兜率天華言知諸天官皆動釋梵四天。即從第四天上。如人屈伸。僻項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眾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其父母。及與子睽。願以國財。以與道人。睽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夫傷虫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華言地獄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還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加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教。

奉脩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華言慶喜。宿命睽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閼頭檀華言飯。王是盲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訣者。皆是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小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眾生而共散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捕音。德音。遂蒙。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音。余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音。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且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漢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固徙長陵。固家

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鷓遊狎其居。麀鹿入其門。墻微。聘不就。因
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
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
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于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
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
驚異。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吐唾。師小名鄰兒。
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
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
之幽趣。即敷具一意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隣曰。
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薄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
母何罪所致。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
號求免。王曰。熱瘡有分。放釋無由。若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

遂遵途到白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望空見雲
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叨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闍闍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
限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手銅餅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酬。行者
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有藥否。僧云。待磨餅子了。與藥。僧
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
者奔還家。見母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闍闍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
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釋道丕。值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
供養。其父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不後往其父死之處。求其遺骨。既到其
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至其所。祝
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宋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
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享。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宴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揚州戶曹

丁母憂居喪瘠毀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

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漚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

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篤

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眾僧以銅餅盛水浸其華莖欲令不萎如

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甕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

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

時以竹為燈續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其孝

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

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

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

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

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鑪烟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歎嗟因

捨別宅為因愛寺也。

宋僧法雲父姓長洲人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趨其懷抱五歲辭親六歲

背誦蓮經七卷十歲登座為眾說法眾方首見通照法師學天台大教法

雲天性至孝深念慈母年邁遂謝事歸寧廬於祖墳四方問道者填溢于

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法雲就臥牀夜講心

經念彌陀佛佛放金光母及四方隣舊無不瞻睹殊祥既而母疾遂痊既

而無疾怡然而逝火餘舍利聚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花點二莖母後見夢

法雲言賴我子念佛功德今已往生淨土矣時人既欽其道而尤重其至

孝云。

唐鄭邯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

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傭耕侍疾吾自徧於邑里訪之

庶比於解對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隣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我一實姑喜食之疾漸愈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殿殿然不斲若在簷宇間家人驚懼一時悉皆遁去楊氏往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始為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辭立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鼓若鼓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覺其辭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以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繞其左右辭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宋李直字元直高宗時通判荆南府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植即丐祠表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謹以戶部尚書居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以母老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失草之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勤婦朱氏病患困頓智勤為母課念觀音感得宅中樹葉上二

時皆現化佛闔家並見其母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姚察字伯審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設哀仍勅申專加辟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感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入隋開皇十三年罷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歎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察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殺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發憤求母再問我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攜鏡一奩隨行習梳髮業以資衣食涉十寒暑莫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勇其母人也引導歸家坐未定俄有老媪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媪類亟拜呼娘

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笑。鄉民聚觀。決旬。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籃輿中。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以母死。火化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韋鼎字超。盛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笑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笑。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宋楊緯字文射。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

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陰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以我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歎。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不當謝過。庶可背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昔田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

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析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必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之。以篤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貧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間。輒相戒曰。毋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瑱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仕至給事中者六人。

晉烏程吳達。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達病篤。隣里咸以草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書則傭債。夜還燒埽伐木。夫妻勤苦。暮年中成七墓。塋十三棺。隣

里嘉其志義。達嘗夜行道。遇虎。虎輒下道避之。人謂達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工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五代時有一士人。夙喪父母。及冠。惟對父存焉。對有七子。一日。對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對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共一分。可為八分。對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拆榜。果獨成名。餘皆下第。時咸以為友義之報。

宋建炎間。彭城徐棘弟薛應充軍役。坐違期不至。州將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太守張儀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後其家產繁茂。及連理木之祥。和氣所鍾也。

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瞽其家不
不振庭式消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
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皆女得疾死庭
式哀笑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
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而笑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
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自挑心招者皆
可使為妻乎東坡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其
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宋鄭知通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瘖其伯
妣欲別擇知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
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知通官至朝奉大夫瘖女所生一
子亦有官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
飛女感其偏袒乃以線繫其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
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
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於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嘉言

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消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庶不言貧動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墮永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眾福來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眾欽。○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孝敬貞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睦。家道以興。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眾仰。○凡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宙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由。○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友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就先此孝。○孝也者。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微戒善何生焉。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使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

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蹉移。

○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哀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晉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壺固執。亮不納。壺司馬任召勸。壺宜蓄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詔以壺都督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嗣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劍。猶未合力。疾

而戰。率勵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眇。眇。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眇散騎侍郎。眇弟。眇。奉車都尉。眇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處士。程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吉甫。又破虔州。盜彭友活其人。人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挾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略。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闕。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燕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入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議檜衛之及金人攻拱亮命飛馳援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穎凡
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高宗得奏
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
甚兀術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術遁去兩河父老項益焚香以迎之
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
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患飛異已乃奏授飛樞
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構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
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塘窰木之枝皆南向
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
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
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
時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
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慄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
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
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并更脩
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
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答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益
鐵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擢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
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
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叅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
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為皇太子中外皆喜真
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

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久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予謂錢惟演。倭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今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熙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誓曰。準心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拚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筭。衆皆謂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謚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

以詩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巖。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歛之縣。各數萬。琮不歛。民惟以己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厥職。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宋黃河自大坏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藁室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藁竹捷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明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嚙岸之薪藁。似將穴焉。遂設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閤。如道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竈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許以殺竈事。對曰。某主婦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竈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集視之曰。汝平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點。遂活。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氏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汗辱。寧死無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許。究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太。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究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主簿。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庖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庖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之賜資。教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慕曾祖裴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塚。越兄弟八人。皆以孝。

行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宋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龍蔭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然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王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踣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鬻鹽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

之毋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鹽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暉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晞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太中祥符中降詔旌恤宗更哀潁州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二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睡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蒼皇縣張縵女。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闈壯麗。有三當殿。曰秦廣王。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乃山劍樹。鑊湯銅丸。無異人間所畫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齧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奈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一僧。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父我母。將兒賣身。為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一願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為經薦父。見有帶髮。在。一願靈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令。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語。其。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通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織紵。人得美。

自咬齋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
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
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
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元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
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
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
傭工與子親負土築之朝夕悲踊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
孝婦當問俞母。

宗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
毋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
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
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
以見逮吏曰爾笑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踊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
毋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侯主者來若自告之
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
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
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訖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
踊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
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於爾至孝許
終毋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階下問
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
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婦人聞
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母
宗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凌士孫佯為作孝子傳官至

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以教父
養而甘露降墓木以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母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
溺笑公哀踰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
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
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
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
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
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為孝
廬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
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爨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哲宗時登
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
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
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
卧苦枕塊裹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
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一幹
既終喪不散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
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篤字彥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
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
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

宋王珠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
為代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長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
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
情不合而終翁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
白魚躍于前母病思糜肉夜有虎嚙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家省齋新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糜糲戒妻
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起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
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
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
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即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
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
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袖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
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
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寐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
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與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
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痼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温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曰
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
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日無之止有小
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規市以牙馭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
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膈間微溫家人治棺斂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
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僕
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取
人財貨為己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答曰澄受誅我不敢辭。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儉。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凡下無私。一旦受死。毋必誠殄。願太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故汝向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未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葬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鳥。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踊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後。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覆一畝。必三遶墳。痛哭而後去。既葬。遂爇舍墓傍。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吳棖徒跣奔夜。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荀與齡。字壽隆。涿州未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喪。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古。閬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踊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宋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歛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則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隣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乃得存。

宋查道字湛然幼沉疑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鰥羹方冬苦寒八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鰥尺許以饋又割臂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與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廣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亦魯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曰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耻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葬神柩何阨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壻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龐遵文宗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元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誦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貧未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相
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丞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

元楊皞。父清。母牛氏。嘗病劇。皞仰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
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
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皞
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昔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
嘗之。其血溫。乃跣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瑾。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
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
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跣天乞
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佑。河南行省。署為三义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
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
馴兔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
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
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思孝方
欲剖股肉為藥。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
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
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
久不息。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
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盛雨止。既葬。廬於
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元畢也刺。荅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霖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永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鳧戛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聞。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覆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隣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黃翥字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翥江南。年幼。父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翥來。盡挾其貲。

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誦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乎。父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郇改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賦市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往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遂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過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

疾頓愈。擦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巧。而人亦
患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毋病未
曾分。今毋尚病。道人再以五丸與之。其毋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
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
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效。
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巧者
而虔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常蒙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
身生子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闢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
雖不聞。止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
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
舅姑。當陟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
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同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呼叫。其子泣於途。遇

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重
鳥所殘。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篩而傳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
以冰着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神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
其子勤苦求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
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
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邁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
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
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娶。齎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
直至街。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
以檐毆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夢
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憐。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
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棺。女乃
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

者日數四。過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而卒。

宋宋屠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錯底焦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剝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母晝夜泣涕。自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拜。涕。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訢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解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臥。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常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瘥。

宋韓靈珙東海郟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唐撫州金溪葛祐二女性至孝。祐敬宗時為金溪監銀場吏。時鑛盡。烹煉

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

乃相與齧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

風雷雨如晦。眾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

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為立祠。題曰烈女祠。齧齒之處有

池。名曰軟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鳥一雙。游密廬旁小池中。後遭母

喪。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鳥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繼字勿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燕頰。魚尾蛇頸。俗五

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尤弟二人營築其墳。斂歸取糧。群

鳥數十銜壤。俄而成墳。

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暨行。命婢食母。婢乃取蟻螬蒸食之。

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

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蟻螬。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隗通字君相。好飲江水。常乘舟截致之。深浚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效。不遑安爨。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昕夕憂懼。次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誦史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曾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錢。重二錢。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詰守。歲吏夢左。歲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銀之歲月日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徒屢推為主首。逃避終不肯受。母老。二兄貧不能奉甘旨。乃取至寺中。於卧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爨。凡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釐衣鉢津送。縣人敬服之。凡有佛事。必命以為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興沐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亦可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齋素不食五味。唯菽粟而已。日三時誦懺。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兔自山上來看。上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鷄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為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神宗詔賜粟帛。付之史官。擢資州助教。

元廬陵趙氏子。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居

身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
久死。而不知其虜。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賣
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
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
南翳然榛莽。塚墓壘壘。不可辨識矣。趙子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
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隨既歷數墳。忽經一墳。髮
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皆以為
孝感所致。

宋周槃。事繼母至孝。家貧。一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槃孝於繼母。敢
告旌褒此人。以為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槃平生止五貫
資身。其神又奏曰。若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
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分息。槃自得夢後。作商有倍蓰之獲。十年及
千一百緡。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產。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
屋內。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槃歸。其妻具以語之。槃遂送一千緡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
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羔。性至孝。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遍求不獲。
後隨兄廉赴澤潞判官。兄嘗鞠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羔。語曰。此少年狀
貌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
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燂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
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踰
泣。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
龜遂不見。

宋頓琦。字彥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
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皮延。字炳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終喪而去。

齊郡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老且病。日念吳孤單。欲招一壻幹蠱。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隣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綴。及盥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畧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隣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頓桶內。其間頗垢污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比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逝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見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着。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乘手執符牒。率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杯酒。馨香噴鼻。又與錢一

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觀者神遊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笈中。我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轅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轅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大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指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此。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之。

矣言訖遂死

唐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虞國孝行所感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養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遷司勳員外其并州廳事前業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鷓鴣孕卵纒數日殼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鷺則擾閑暇無復驚懼泊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數萬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鞠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克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績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遠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以劑月餘皆不效帝君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以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纒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以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剔其膏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而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無
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盛夏中皆得疾。同日而
於是帝君自持香鉢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
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洶
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
口。并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水湧漲。數流
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確。廣
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覲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雖有章。有章早逝。覲
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覲中曰。人
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
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求爾。妾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
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
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
垣啓鑰。盡攜所藏。覲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
治之。適會梓潼帝君來褒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
舉持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
齧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
制。至巳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
明。故我得達爾處。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猶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
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
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師貞
深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盡。
負歛然起。號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瘳。
負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
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先治之。而

兄疾遂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几進之日。對師自
鳴。頰翅狀若翮。詭躡躑。久之乃去。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
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
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
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以誣款刑
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
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
生。朝夕定省。後隣人張舛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詭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
借之。張舛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其
以告之。即奮劍殺張舛。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
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父
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廬於
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
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嘗中父老謂
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
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
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
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
嗜酒佚蕩。輒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面解
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
其三子以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
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
通於神明。其孰能遠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哀。以報揚名之
恭祭之。調為臨渙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皆稱慕焉。操以官舍。

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噉吐責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摺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息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誦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隅富人王基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資粧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產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分娩。果得男子。六喜。乳哺強。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歲矣。善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易其衣粧。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迺來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以擣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攜而為贖。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給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方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毋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過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路。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

動幽明所至靈祇為之感格。巴渠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徜徉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跏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從歸已返中途。帝君為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全失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指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述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元。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事親至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

元。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資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眾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胸間微暖。未幾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蓋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黃巾人復送之歸。遂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齋。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嫗曰。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生。生儒家為男。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書否。嫗發篋示之。其文彙即葉之請。舉及

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姬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閻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羨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塚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玳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米。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與其則。

唐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塋作塚。以身執其勞。鄉人

助者。即哭而却之。盧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皆為悲。誦李華作二孝。替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歸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但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窮言之。道人令市生鐵。滿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殞。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取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葬母。有烏啣芝。置轎車上。徊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賈循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授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時松柏時獬鬣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猶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跣泣析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備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反者義毋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且牛墳間瓜異帶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商踐猷字伯起兼顯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寅為永寧

尉照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歿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寅在

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

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異名其

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詮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

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

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季鴻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

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亦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

墓上

唐楊炎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踊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突三世以孝行聞

宗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輒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是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擗黯母拽於床下手搗脚踢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奠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真於塚上跪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寃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酤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辜覩盡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旦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伺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躡其蹤。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璿宇。寶亦隨之。入庭。無益廣。奇花怪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山外。迴顧向之。雲木蔽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疾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尚之二客。詣廬。召之。入葛瓊洞天。後所居之處。號為鄧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道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

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命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其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大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歲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

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窘無計。忽有

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

其言。立盟以籲天。母疾果瘥。厥後貧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建此

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願。深抱悒悒。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

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

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

之暇。遶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積

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

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

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空中有人

談然驚愕。推蓬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坐。忽聞空中有人

過。玉帝將至。其辭甚明。頃更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

河空遠前山而極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綠雲仍在。遂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光澤如。徇其間。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答以。士人以石子。還。樵者。俾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黃蘇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玉帝。已。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純孝。至誠。感動。宮。有以也。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六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惟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喪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其。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牛。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牛。則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鮮。仙公。攜。錢。去。斯。頃。鮮。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鮮時。見舅云。我明日來。明日果來。言見公。便縣買鮮。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氳。數十白鶴。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且違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橋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橋葉一枚。可療一人。燕封一櫃。有所開之。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群鶴翔翔。冲虛而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吊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恠。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於人也。因謝。吊客。曰。遠勞。見慰。道途。嶮阻。可容。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巨嶺。邊。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赤龍。婉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一

哭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灑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貞。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楚州刺史。父寔。通州刺史。母善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授輒通暢。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千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動湯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奪慈顏。即奉隨。安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割痛強生。永從道訣。異薦福幽冥。母摩其頂曰。勉之。女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曰。三清驥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也。愛道嘗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訣真文。通神別景。立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願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穢水。痢下凝脂數升。

滕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僕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遙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飯。一漱泉水。洗心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延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親送至逍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師正曰。中有青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飯。上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檢官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擊飢米及諸藥。敬愛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坐官屋。食官藥。着官衣。興動土功。驚擾靈靈。吾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勅陽城縣令樊大檢校道路。幡花。從嵩山抵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正嘗

曰借師名耳。豈廢居山。一旦逍遙谷東巖上。忽有蕭蕭仙樂之音。予自
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
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成遂
死于邊。栖雲既長。迎魂以奠。廬于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
阡列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
悌。杜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
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淳行不替。年九
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縛斷。火將至而滅。含以為含淳誠所
感也。

宋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
世孫德璋。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
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逃揚州。德璋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

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請
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璋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持半
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璋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日。負
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鵲鳥皆翔集。不食。德璋之子文嗣幼病。僕德
璋鞠之如己子。

宋徐承璋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親盡
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緡俗里。木連理。水駭異。異
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璋嘗為營皇令。

宋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怒。旻。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
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為一。怒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
聚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零。成。
成。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解。
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養者。

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遂去使無所歸。已
在敢愛死乎。乃自積水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其骨得不死。則
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見
零間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
爾信妻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家
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
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八載為婦人與嬰兒狀。至
本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在公罷。誓把梁殖戰而死。把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
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
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
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
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
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
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
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離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都
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
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
謝罪。乃殯葬之。

宋主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
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哲美欲納之。婦踊勸欲自殺。為

死夜令倖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妻，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愛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崇公行議親。既聞名，崇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

紹祖，即娶崇女。歸次年，崇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汝攜子往，依焉。妻從之。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掛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槨。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踊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誦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為備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遂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壘。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石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任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屢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甕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湏公相見。以明文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與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曾識。淪月吟風不與言。憫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勸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宋尚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燕州巫山縣有尉李楫者山東人頗幹敏一
旦疾病尚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
母幼女為託公倘垂仁惻楫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泫然愍之既死出
俸錢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
楫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姓娘明年解官公
流赴關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荆渚又夢李報曰楫明日
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
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乳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薦
於學官至大理丞。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